史懷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懷史

（二）

鍾惺述

史懷卷六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

太伯心同夷齊而才過之。故讓國而能不失國。

季札。古之篤于友者也。所至以人才爲念。不識其賢者不已。與人處吐出心肝。忠告動人。蓋有心用世人也。獨愛身一念太重耳。故凡事皆不肯犯手。當闔閭弒立之際。趨避圓捷。與晏子處崔杼之亂同一機權。是古今一大鄉愿也。

伍員奔吳。不歸王僚而客公子光。員欲有光而用之也。伐楚之利。光不使員之說得行于王僚。光欲有員而用之也。英雄心計。各不相讓而相爲用如此。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進之光。轉想甚捷。解人相遇。點頭卽知。千載在目。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耕于野。以待專諸之事。藏身觀世節次地步。何其妙也。然殺人之君。以自快其父兄之仇。能無天道。屬鏤之報。有由然耳。

夫差之報父仇。自是千古孝義男子。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對曰不敢。二語可泣幽明。子胥抱父兄之恨。機緣本末。尋對正爾相值。赦越王一段。若不以驕心出之。豈不是英雄收放。觀劉項吳越成敗之際。可見古今霸王。其君若臣。無樸心而慈性者。

齊太公世家

古聖賢如黃帝太公。皆是很人。司馬遷謂呂尙多奇計。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奇計陰權四字。乃後世腐儒所首爲太公諱者。不知太公事周。其本領不出此四字。但用之妙耳。古聖賢何事廢權謀。況兵乎。治齊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已豫作一富彊之規。爲管子霸齊張本。周公見太公報政速而伯禽遲。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周公豈不能爲太公所爲哉。能爲太公所爲而不爲。寧聽後世北面事齊。此其所以爲周公也。然田和篡齊之後。魯之血食者數世。弱者後亡。孰謂齊得而魯失哉。

晁錯有言。五伯不及其臣。此語說桓公與管仲尤確。然射鉤之時。小白佯死以誤管仲。管仲不知。畢竟桓公先管仲一著。此其所以能臣管仲也。

春秋諸伯佐皆不及管仲。而齊桓本質。較之晉文楚莊秦穆爲最劣。獨以能用管仲。勝之耳。是以用管仲則伯。一不用而其敝幾可以亡。管仲病而問相。此何等大事。乃及于易牙開方豎刁庸妾之極。已盡于此一問矣。志氣如此。卽幸而聽管仲言。不用三子。又豈能更求賢者而用之。況卒用三子乎。然殺子以適君。忘親以適君。自宮以適君。三子所以中桓公而致其問者。正在于此。管仲卽以此迎而斬之。可謂妙手。非人情難近五字。是千古觀人用人始終定案。告昏庸之主語甚簡捷。而猶不能入。甚矣桓之易惑而難悟也。

燕召公世家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說。始而曰召公疑之。曰君奭不說。直道也。既而曰召公乃說。虛心也。疑而後信。乃爲眞信。不說而後說。乃爲眞說。古君臣朋友之閒。相知相得。正在于此。所謂和而不同也。豈必一一不疑。一一皆說。而後爲周召乎哉。

管蔡世家

周公誅管叔後。分殷遺民爲二。離其黨。弱其力也。其一封微子啓。其一封康叔。仍是監殷故智。而其迹不露。歷變而心計彌精。孰謂聖人無術哉。

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留九歲死于楚。虐甚矣。其後懷王客死于秦。報施之閒微矣哉。

陳杞世家

國君宣淫而殺其諍臣。亡道也。乃陳又甚焉。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泄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其失又甚于自殺之也。惡乎可。

衞康侯世家

伯夷叔齊。利所在則讓之。伋與壽。死所在則爭之。讓仁也。爭勇也。天倫之閒。吾願爲仁而不忍言勇。雖然。

爭死不難于讓國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後人紛紛。是非竟無定論。不知天子之弟出封于外。自是周家常典。特地定于唐。故史佚因而成之。卽無削桐之戲。此舉故終不可廢也。若典禮所無。及一切私暱恩倖。史將諫之。其肯遂君之過乎。

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叔伐曲沃。武公此舉。在衰周自不可少。武公入于曲沃。立晉侯弟緡爲晉侯。立二十八年而後武公始滅之。此二十八年中。一日皆桓王之賜也。至釐王受賂。命武公爲晉。如祖父擊盜而其子與之市。因以爲利焉。敗與極矣。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其妖黠動人。全在一段廢立正論。似不從姬妾口中出。而機鋒險毒。在數將兵百姓附之二語。陵逼之形。隱然言外。爲後來弒代暗伏一案。及置藥胙中之計得行。驪姬又泣曰。太子何忍也。史遷兩泣字寫出情形。千載如生。若只如戚夫人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則庸且淺矣。又賂二五。使出太子申生于曲沃。出重耳夷吾于蒲與屈。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女子小人。偏有此標本遠謨。足以聳動雄主。而民慢其政四字。此管商經國語。二五從何處拾來。美女破舌。利口覆邦。豈漫無所操而嘗試之乎。

獻公謂荀息曰。吾欲以奚齊爲後。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息此處不及周昌遠矣。息之死自不錯。錯在以立奚齊自任耳。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息死于信。不死于義。不學之過也。爲大臣者。其可以不學乎。

重耳以亡人留齊五歲。此時處約。非處樂也。其愛齊女無去心。當羈旅疑畏之際。藏身觀勢。其道似不得不出于此。從者謀行。桑上人知之。以告其主。其主殺之。勸重耳行。重耳猶辭之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數語蓋從戒心出。正以堅齊女之意。而防其泄。破其忌耳。及齊女謀醉而載之以行。始得坦然脫于樊籠。英雄一片深機苦志。其可以告人乎。襄公卒。趙盾執政。太子夷皋少。國人以亂故。欲立長君。盾乃迎公子雍于秦。欲立之。秦衞而送焉。將入矣。太子母日夜抱太子泣于朝。盾與諸大夫患之。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發兵拒秦送公子雍者。廢成謀而挑彊鄰之怒。無故而欺公子雍。此國家何等事。而盾舉動始終輕戾。一至于此。夷皋立是爲靈公。推而論之。則靈公蓋盾所本欲廢不立。立公子雍。雍立不成而復立之者也。雖立之。德不勝怨矣。鉏麑伏甲之謀。蓋自迎立公子雍時已定之。此亦人情所必至也。豈思其數諫乎。若是乎盾之闇而鈍也。

楚世家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夫重黎之誅共工氏。特不盡耳。帝嚳誅之不疑。古軍法之嚴如此。然不盡云者。可以誅之詞也。縱寇養亂。其意可疑。而其情不可赦。甚于力不能誅

之者矣。

楚莊王負大志善藏。其用人也。卽位三年。淫樂不聽政。用以自晦而大有爲耳。被伍舉看破。微言挑逗。只得說出。非因舉之言而後悟也。雄謀隱衷。一時君臣。相視莫逆。千古讀書人容易瞞過。

春秋時伍氏之釁。子胥入吳。楚始終爲吳所困。至昭王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殺吳王。吳乃怨越而不西伐楚。此吳越之所以敵。而楚之得由春秋而戰國稱七雄者。其機緣關節。全在于此。

儀秦縱橫之士。其意以遊說取富貴止耳。然以商於之約欺楚。楚方甘心于儀。儀請自往謝楚。雖恃有靳尙在內。然膽智亦已過人矣。豈後世謀國者所及。然則遊說以取富貴。又豈一切身家趨避之人所能倖而致乎。

越世家

句踐滅吳。後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夫句踐起小國窮而滅一彊吳。此數處者。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其勢非越之所得獨有。而因以與人。不待人請之。自作恩威。占一先著。蓋同一與地也。自人請之。則我畏人。我先與之。則人德我。其取舍因應之妙。固范蠡輩作用也。

能用財者少子也。能用用財之人者朱公也。朱公之妙。不在用莊生而在用少子。用少子則中子生而千金固在。用長子則虛費私齎之千金。而無益中子之死。故古今事無大小。其成敗只在明取舍。明取舍只在知人。越滅吳。霸諸侯。得力在一范蠡。而史遷以活中子一事。爲越世家終局。舉此以見蠡之用財用人。

所以事越之道。不出于此。不然。是陶之一富人而已。重于棄財。此今世俗富人所謂保家主也。而其害至于殺其弟。蘇子瞻嘗謂子弟不才。亦有用處。從此看出。

朱公不得已遣長男。已知中子之必死矣。屬之曰。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二語正庸鄙富人所難。朱公不遣長男。意正在此。若少子去則不須爲此言矣。莊生謂長男。亦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卽弟出。勿問其所以然。數語正是無與爭事之意。智謀所見。自然暗合。長男蠢物不知。亦何足怪。使莊生長者。以通家年少見遇。正當憐之。終始周全。其解紛之仁。不取之義。不必見諒于賈豎之長男。亦何患不見信于知己之朱公。乃硜硜一念。必殺一朋友之子。以自明其不取金。小人哉莊生。何其忍而狹也。

鄭世家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夫以桓公之賢。大不言霸。小不言彊。而急急乎逃死之不得。何其言之太甚而不祥邪。及犬戎殺幽王。並殺桓公。秦非子亦與焉。逃死之難如此。人不生亂世。安知此語之眞。士大夫願天下太平。不獨爲國。正以爲身。彼小人安危樂禍。不顧國家之亂者。不知逃死之難故也。太史伯教桓公居虢鄶之閒而勿近楚。桓公雖死。鄭亦能國。周衰。料齊秦晉楚之必興。一部春秋戰國全局。從數百年前掌上畫定。如數一二。理乎數乎。時與勢乎。何其不失尺寸也。生亂世有此識鑒。何患趨避無門。藏身無所。

傅瑕殺鄭子而內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去一君以立一君。雖有德于人。人卽以此疑之矣。此魯豎牛晉

里克之所以死也。其本謀在樹德于人以自爲利。而先處一死也。然則欲勿處此地者。在勿爲德我者所疑而已。以周昌之戇。而廢立之際得免于死者。不爲人所疑也。

晉平公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產詳二神所出。至辨至核。令其胸中豁然。而後乃曰。然是二者不在君身。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前段之意。其歸重全在此。正欲公之聽于人而不聽于神。其立言節次甚妙。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似全不達子產之旨者。何其喜于徵事而略于觀理也。以叔向之賢而從君諾諾。聽言之難如此。

趙世家

事有可筆諸書而不可見諸事者。如太史于趙盾書弒其君。可也。直以弒君之刑刑之。不可也。屠岸賈滅趙宗。畢竟用董狐一語作口實。可不愼哉。

全趙祀。始終自是韓厥爲主。厥告趙朔趣亡。朔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朔亦自知人。韓厥許諾。厥從何處許諾之。此時朔未一言。及程嬰公孫杵臼也。無程嬰公孫杵臼。厥將不全趙祀而立其孤乎。稱疾不出。妙用深心。其際甚微。難以告人也。

扁鵲醫也。視簡子病。其言又近于巫。怪甚。引秦穆公事。通博辨悟。似子產一流人。醫豈易言。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富之可三字。原非實語。其意在緩之耳。然此語一出。烈侯欲賜歌者田。公仲自不能變其初說。應曰諾。居一月。問歌者田。公仲曰。求

未有可者。愈欲緩之而別爲計。然未有所出也。若只就此事尋討。有何出路。奪門轉關。必于此一事之外。別開妙想。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心開而途啓矣。乃進牛畜荀欣徐悅。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擇其善者。同一緩語。求未有可者。胸中無主而緩之也。此語有主而緩之也。有主則詞益緩而意益定矣。三人進而君漸說。至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使人主自作自止。而人臣若不與焉。此三代以上大臣事君之道也。然其要在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一語中竅。臣不知其君。納牖遇巷。從何處入手。

武靈王胡服。主意只爲教騎射耳。教騎射可也。何必胡服。人主以騎射之故。率一國而胡服。則騎射重矣。騎射重而後能教民騎射。是胡服之意也。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亦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橫態傲語。目無一世。寫出英雄在目。其妙在于頑鈍。惟其頑鈍。所以能勇決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又將大道理壓此一輩庸人。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其言何其沈而透也。然作此一段極奇舉止。又須看他此後用人行事部署收放之妙。

武靈王始末規畫。止于彊國。探鷇餓死。與齊桓公尸蟲出戶。同一結局。若武靈王者。人臣之才略有餘。帝王之識量不足。

左師公諫趙太后出長安君爲質。不當在言語上看之。全在舉止進退。有關目。有節奏。一段迂態輭語。字

字閒話。步步閒情。與本事全不相沾。而一字一步不可省。得力處卽在于此。又妙在一字一步。俱從婦人性情體貼探討出來。未及正說而氣已奪矣。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稍解。轉關之難在此。其工夫卻在前段。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漸漸入題。一毫無迹。至太后曰。丈夫公憐愛少子乎。則題目在我。收放如意。千言萬想。只欲討此一句。以後便如破竹矣。蓋老臣一片爲國苦心。誠則生巧。正可與公仲事參看。而烈侯丈夫也。故用正。太后婦人者。故用譎。

魏世家

李克與魏文侯定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至云魏成子所舉三人。君皆事之。翟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以此定二子相不相之故。詳其始末文義。原只重達視其所舉一句。蓋達之所舉。卽居之所親。富之所與也。猶得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卻以五者並說。立言甚妙。論其理而不必指其人。此對解人言也。文侯已得之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慧而捷至此。讀之快人。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問卜相爲誰。克曰。魏成子爲相矣。一時君臣默會。莫逆光景。千載如生。然謂食祿千鍾。十九在外。十一在內。則不爲不取。二義亦備其中。又以此爲魏成子得士之本。尤有原委。

信陵君上書魏王。止在親秦而成韓。以求故地。所謂其兄關弓垂涕泣而道之者也。主意在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三句。又恐魏謂秦之將攻楚趙而寬于魏也。卻將秦所以不攻楚趙之故。盡情說透。而所云非魏無攻之說。其意自明。其言自省。此先秦文字有閒力處。魯連之說燕將。春申之說秦昭王。皆用

此法。其旨與蘇秦合從無大異。而立言之意不同。蘇秦規其利。羈旅之人。事成與分其利。故其言夸。信陵規其害。同姓之臣。國亡與共其戚。故其言苦。信陵此論。不入本傳。而載魏世家中。見魏之存亡係于此也。可謂觀其大矣。

田敬仲完世家

田常厚施于民。民歌舞之。既弒簡公之後。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衞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由此觀之。孔子請討之舉得行。未爲無成也。然其收拾人心。布置規局。其節次亦自不同。恩威在我。欲盡誅鮑晏監止。乃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四語奸甚。千古篡弒人盜人國家。同此一種學問。

孔子世家

孔子而王也。不幾于臣魯乎哉。愚所不敢言也。史遷世家之。是用漢法侯之矣。用漢法侯之。其亦可也。曰。猶愈于王也云爾。

陳涉世家

勝稱涉。書字也。字之者賢之也。世家者貴之也。曰勝雖已死。所遣置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者。明涉所以得爲世家。處秦諸將相之後。在漢功臣之前。詐稱太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草草中起手。亦自有想頭。有本領。至其諭衆之言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勿斬。而戍死者固十七八。但壯士不

死卽已死卽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非惟雄略可想情辭明決實有一片誠心感人驅策智勇良非苟然歿謚隱王賞其功而惜其志之不成也死之後兩言復以陳爲楚徘徊感慨有不盡之意焉

勝爲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全盛時草澤中有此一種悵恨之人爲憂不細由秦滅六國士無所歸耳魏武帝詩曰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正指此一流人人之愛死生于身家一念先王設爵祿與天下智勇共之不必盡得其用正使之身家念重不肯輕死爲非耳

外戚世家

總敍中突出一命字遂用作全篇主意逐節敍事不必直言命字而起伏顚倒隱然各有一命字散于一篇之中而使人自得之非獨文情章法之妙使宮闈恩倖之間各有所以自安而無所覬奪無限妄想消無限隱憂固作史者之苦心也

始薄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成皋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故兩人以實告是日召而幸之兩美人妙于薦薄姬全在一笑之中可謂不負約矣古今丈夫處友者其于得失先後之際若此者幾人況入宮相妬之女子乎

齊悼惠王世家

文帝自將擊胡意自有所爲本非輕舉齊王興居之變乘此而起天子出入其可易言乎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樸忠人也。明于國家大計而智不暇及。身守關中。上使使勞苦丞相。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使使益封置衞。衞之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上擊黥布。使使問相國何爲。益逼矣。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至上且喜。令其自謝民。乃爲民請苑。自媚于民。益犯上所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所以上一旦繫之不疑。王衞尉之說。猶未能使上釋然。雖使使出相國。帝猶不懌。相國徒跣謝。上曰。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其忌尙在也。而相國猶若不知。稍知自爲者若是乎。其得免者倖矣。故曰蕭相國樸忠人也。若曹參則藏身甚妙。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

智勇之士生亂世。欲以將相自奮。羣雄並起。人人皆君。全在審擇所事。不輕從人。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毋行。眼中已看定一沛公矣。從來開國中興佐命之臣。未有不從此看明者。不然。不爲豕蝨巢卵者幾希矣。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英雄草莽中一段結識。君臣之緣已定。入關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故也。功第一便定于此。刀筆吏此種識力。從何處得來。眞天授也。

上已撓功臣多封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議。盛言何守關中。補軍給食。將漢王與何患難相須情勢。及何事漢一片赤心苦志。寫出見血。漢王心醉而疑解矣。非惟明何之功。所以解何之禍。不出于此。明何之功。何知之。解何之禍。何或未之知也。

何守關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汙。及爲相。置田宅必居窮處。居家不治垣屋。此一清謹者能之。至云後世

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達識名言。從學問世故中出。何最後作此舉動。出此議論。正以自解其彊買民田之嘲。而明其始之爲自汙也。人之愛名如此。

曹相國世家

曹參大學問人。深于黃老言者也。相齊。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其主意何嘗不定。禮蓋公以定羣疑。卽田單拜卒爲神師故智耳。蓋如齊故俗。參一生作用始終。只此四字。故去齊以獄市爲寄曰。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大哉言乎。千古不易。王導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師。其論本此。爲漢相一遵蕭何約束。只是如齊故俗之意。吏之言文刻深。務聲名者。輒去之。知千古吏治。無如務名聲三字。正惡其擾耳。何其識之遠也。飲醇一段。似頑鈍復似滑稽。其藏身之妙。卽寓于治國之中。善用黃老者。留侯外參一人而已。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識量如此。雖欲不以大臣許之不可也。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託出以告千古。古人眞相知處。卽在不相能之中如此。

留侯世家

留侯一生作用。著著在事外。步步在人先。其學問操放。全在用人。立韓後。則用項梁。謝羽鴻門。則用項伯。用樊噲。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捐關東以破楚。則用黥布。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則用四皓。而其大者在全用沛公。故子房用漢。非爲漢用者也。爲韓報仇。是其用漢主意。博浪之椎。非輕于一試也。以

爲如是而可以報韓仇。則亦不必用漢。用漢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用漢。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故爲韓報仇。子房自道出。非漢君臣能知之也。曷爲欲使漢知其爲韓報仇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漢不得以功臣待之。而後可免于何之囚。參之醉平之汙。信越之族。子房于此。不無戒心矣。故曰非得已也。使爲韓報仇一語。子房不自道出。豈惟漢君臣不知。卽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

子房是何等英雄。一圯上老人。素不相識。直墮其履圯下。呼曰。孺子下取履。奇著驚人。子房已心折矣。點化機鋒。全在于此。禪家所謂棒喝也。豈待授書之後哉。長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而去。光景絕異。良隨目之。自是有心人。父去里所復還。是何等度人心腸。畢竟是子房報韓一念所感。言外授受。莫逆于心。惟子房與老人知之。史遷乃云。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取履。如此。子房一淮陰少年耳。豈不是說夢。予過圯上。曾有詩駁之曰。警蹕秦皇帝。溪橋老禿翁。奮椎羣力外。進履衆人中。智勇皆何往。天人有所通。英雄關運數。授受不相同。

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尙彊。未可輕。吾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乃張疑兵。使人持重寶啗之。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良之計成矣。沛公方欲聽之。良之妙用。卻不在此。乃曰。此獨其將畔耳。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警著在此。很手亦在此。始不戰而啗之降。不受其降而又戰。其意原主戰。用其解以戰。用其降以解之。節次吞吐。不可亂。亦不可測也。

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

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觀子房以田榮反書遺項王及此段。漢有天下之局定矣。合高祖本紀讀之。始末自明。三人中取其二于敵。奇絕險絕。布方在楚。越方在梁。而不知自頂及踵。已爲漢所有矣。然緊要在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一語。自漢王先吐之。何人出如此手段。具如此眼孔。先開一大門戶。以待留侯之放步而入。眞大度人也。使如項王印刓不予。此策亦安施乎。

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業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前著。所以敗也。子房借前著而發八難。八難中其文儘有可省可合者。然妙在截然分作八段。歷歷數來。其指畫光景。乃能千古如生。其主意在末段。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卻先用前七段發之。節次甚妙。石勒胡人。目不知書。使人誦此而聽之。聞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古今善讀史人。孰爲過于勒者。

沛公入關。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留侯言之。乃還軍灞上。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亦以留侯言卽日駕西都關中。同一諫出舍也。同一勸都關中也。豈其出于樊噲劉敬則非。而出于留侯則是乎。蓋重留侯之爲人耳。人臣事英主。不能自以其人重。而一一取必于言。不亦難乎。

天下已定。上欲廢太子。呂后劫留侯。此第一難題也。子房之妙。卻妙在用鬆。到底不露一毫手腳。然召四皓後。上猶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此一諫尤不可少。諫不聽而後聽四皓爲之。以見大臣悟主回天。不得

已而後出于奇也。

留侯之言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天下二字。重四皓之爲人也。四皓自是有心人。非一意忘世者。特擇事審時。不輕用其身耳。事有大于定太子者乎。此四皓出山之時也。然非以子房之意召之。決不能使之出。氣類呼應。自不可彊。其出爲子非。不爲漢也。說者謂四皓本不可致。蓋子房飾之。而其說子房教之也。高帝何如主。而可以傀儡偶人弄之哉。非惟不知子房四皓。並不知高帝矣。

前有黃石。後有四皓。皆天生此輩奇人。爲子房用。觀其血脈線索。自是一路人。使子房不出爲韓報仇。世亦安知有黃石。有四皓。且並子房而爲黃石四皓矣。子房出而後此輩助之。黃石助子房報韓仇者也。四皓助子房報漢德者也。黃石不約而來。四皓呼之卽至。如此行踪。不謂之一路人可乎。

子房只爲恩怨分明。與伍子胥俱從忠孝至性中出。惟其布局寬。當機緊。藏意圓而微。故勝之耳。

陳丞相世家

平少時家貧好讀書。見伯常耕。縱平使游學。此古孝友人所爲。張負亦甚有品。不難在予平女孫爲婦。資之以財。難在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伯如父。事嫂如母。數語典則廣大。人不能道。人生三黨。此一流人最不易得。而平兼之。眞異數也。二人可標出作獨行傳。而反以平掩。才能不知何如。其行誼恐出平上。

對雄主。其氣貴彊而情貴眞。平初見漢王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彊之

極也。諸將譖平受金。平辭去曰。臣躬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眞之極也。氣不彊。則以爲庸人而自取其輕。情不眞。則以爲僞人而自取其疑。彼雄主者。何藉于庸人僞人而留之哉。

盜嫂受金之謗入。漢王疑平。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不辨事之有無。而直論用人救時之理。特達斬截。眞高識濟變人也。其說從蘇秦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二語得來。但無知以此爲陳平分解則有體。蘇秦自爲言。則無賴矣。

開國佐命。明于取天下者常多。而長于治天下者常少。故事創業之主。常覺有餘。而事守成之君。反若不足。陳平不對決獄錢穀。非眞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辨耳。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問得精明逼人。縱下一段議論足以飾之。而英主彊察。不被臣下瞞過。以守成之君駁開國之臣。羣情觀望。正不可少此一問耳。

絳侯周勃世家

勃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曰。安劉氏者必勃也。終西漢之世。看託孤之臣。專用此四字爲主。此武帝所以識汲黯霍光也。光武之于彭寵。又以此失之。不觀文帝勞軍細柳一段。不見帝王之大。然文帝留心邊事。正以匈奴故。爲亞夫輩屈耳。全是一片雄心所出。

魏武賜荀彧食。發之乃空器也。彧卽自殺。景帝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設箸。卽空器意也。條侯戇人。兵在其頸而不識。哀哉。猶顧取箸。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出帝曰。怒曰。此快快者非少主

臣也。眉宇間殺機怕人。

漢功臣世家者五。稱相者三焉。曰何。曰參。曰平。在漢猶可以相也。絳侯周勃。爵之名之。將而不相矣。雖安劉。以將安之也。留侯良所自處。漢幾不得而侯之矣。不得而侯之。又得而將相之乎哉。

史懷卷七

史記三

伯夷列傳

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存君臣也。湯武又當別論矣。

武王已平殷亂。伯夷采薇。餓死作歌。眞有不滿于周之意。非獨不忘殷而已。古人胸中是非。天且不能奪。而況人乎。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二語是餓死作歌主意。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放下殷字。立言甚妙。夷齊殷人也。放伐之事。自殷始有。天下之局爲之一變。非惟爲殷諱。蓋亦有不忍言者矣。

武王克商。天下宗周。前不生夷齊。後不生管蔡。亦覺宇宙雷同。索然無色。不見造化與君相之大。

伯夷傳之妙。妙在誕。古忠臣孝子精神。使人于若不可尋處得之。已得之而若不能指其所在。讀者必欲彊令辭意相屬。便失之矣。

管晏列傳

鮑叔薦管仲。不獨忠于君。信其友。自是春秋王伯一大關頭。夷夏一大公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二語有淚。豈是一人私感。

晏子解左驂以贖越石父。載歸弗謝。久之越石父請絕。不情甚矣。然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卻是千古

交情盡頭之言。處晏子地步甚高而分誼甚深。所以報晏子者至矣。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絏之中。語極感憤。又極眞至。交友之道。不盡于一解驂相贖。使淺者自失。而人己之間。補一禮字。爲交道全局。平仲善交。久而敬之。便是此種學問。語語爲晏子。非自爲也。管晏一傳。朋友三致意焉。越石父一段議論。又似爲知我者鮑子也。下一注腳。

老莊申韓列傳

古來勳業富貴中。皆有一等極超曠之人。往往先置成敗禍福於度外。孟子所謂不動心有道者是也。韓非說難。涉世太深。居心太苦。置身太窄。言未脫于口。橫胸中盡是一難字。神亂而氣餒矣。李斯姚賈殺之不忌。虎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太史公。極推尊老子。乃與申韓同傳曰。申韓原于道德。見老子之大也。讀書得力。看出古人學問通融處。

司馬穰苴列傳

穰苴誅莊賈之意。在請賈爲監軍時已定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誅賈後。自然少不得此一番舉動。非惟厲衆服人。以穰苴人微權輕。一旦誅君之寵臣。辱其使者。不如此無以自信于君。然使穰苴胸中本無人微權輕之疑。則亦不必請賈而誅之矣。

孫子吳起列傳

孫武用吳王寵姬二人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可見古人用法嚴明不貸。皆從極簡極近極易知易從處示之。易知而後可責以不知。易從而後可責以不從。不獨行兵。凡立法皆然。若以煩苛不可從之令示之前。而以誅死不可貸之形隨其後。此自禍之道也。

讀孫子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數語。只是行所無事而已。從道術世故中。透熟出來。乃有此言。兵危道也。世間危險事。須以熟勝之。

伍子胥列傳

以伍子胥報父仇爲主。而鄭公于平王。一父仇也。夫差于越王句踐。一父仇也。白公于鄭于子西。又一父仇也。不期而會。不謀而合。穿插湊泊。若相應若不相應。覺一篇中寃對債主。殺機鬼氣。頭頭相值。讀之毛竪。人生眞不願見此境也。

楚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輔太子。二人同事。已是禍本。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戇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以無術也。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分明以洙泗中宰相與之。孔子爲素王。素臣一坐。不應在丘

明而在回也。

子路冠雄鷄。佩豨豚。陵暴孔子。愚謂聖門無子路。不見孔子手段。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是何等悟性。眞大勇人也。聖人不得中行。最喜此一種人。佛家所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正取其剛耳。

子貢說田常曰。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僞之一字。說透古今承平時臣子一種養亂誤國情形。況以僞臣而事愚主乎。韓非吳起商君輩。治國學問。只欲救一僞字。其見解從此看出。

商君列傳

衞鞅以帝王之道說孝公。公已不說矣。後五日復求見鞅。眞是有心之主。想五日內已默計鞅之意。別有所在。而言必有所不盡。所謂挾持浮說非其質矣。蚤被英主看破。曰孝公時時睡。曰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一段彊國精神。全在此寫出。

家給人足。勇于公戰。怯于私鬬。此商君變法絕頂功効也。卽管子治齊收功結局主意。亦不出此數句。今按商君之法。什伍禁姦。彊本急公。與管子作用不甚相懸。獨其以意外賞罰必行于目前。功罪操之稍急耳。然管子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一切變更。能順民情爲之。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爲之。商君之使民說也。在法效之後。與凡民樂其成。管子之使民無驚也。在法立之初。能與凡民慮其始。此商君之才不及管仲。非其法之罪也。然齊僅以霸彊者數世。秦得天下。不旋踵而亡。辟之取非其有。得少者其禍小。

得多者其禍大也。

蘇秦列傳

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彼雖富貴之士。閉門造軌。皆有成算。何曾一毫嘗試。然其言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可惜此一段苦願力。但以取尊榮三字作起念結局。此秦之所以死于富貴也。不然。其才辨豈出魯連輩下乎。

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不曰妬士而曰妬君。辯士舌鋒可畏。然千古權奸壅蔽欺橫。寫出刻骨。

合從。兵事也。開口便用安民無事四字作起。發端甚奇。說來卻甚切至有著落。

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趙一語。何等激切。然其故卻不在伐趙而在攻韓魏。有節次。有原委。極其紆回。乃以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一句收之。大凡激切之言。必說得紆回。眞有一段情理。乃使人不得不聽。

臨淄之中三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嗟乎。豈有一家三男子盡爲兵者。輕民命甚矣。民生斯時。眞是劫運。此信陵君選軍八萬之令。猶有古法。戰國不再見也。

秦之力非必能勝六國也。其氣能伏之。而其權足以使之。蘇秦所謂恫疑虛喝驕矜。六字連用。方得秦人數世精神。

蘇代約燕王一書。比之蘇秦。其說更密。更鍊七國情形。胸中目中掌中井井然。其筆頭口頭落落然。正告

天下數段。言秦之橫。適燕者數段。言其譎。雖模寫暴秦罪狀。然秦所以制六國之道。要領作用。不出于此。其文縱橫出沒。奇變莫測。而絲理易尋。覺出之絕不費力。古人規一事。固非逐節而慮之。出而爲一文。又豈逐句而成之者哉。

蘇氏兄弟起結皆在燕。雖中間成敗離合稍異。終以燕爲著腳。

張儀列傳

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人未之許。愚觀兩人皆富貴熱中之人。然儀有功于人國。而身享其利。秦苟能享其利。不必有功人國。秦意自六國相印而止。故儀爲秦連衡之前。取蜀。伐魏。伐韓。欺楚。得黔中地。秦爲六國約從之後。實事實效。尺寸無聞焉。秦見疑于燕。乞身之齊。以車裂終。儀見惡于秦。乞身之梁。竟得良死。儀秦才局優劣見矣。然七國時。天下所惡莫如秦。而勢在秦。故士樂歸秦。猶之三國時。天下所惡莫如魏。而勢在魏。故士樂歸魏。蘇秦初著亦在于秦。不得于秦。而後以六國爲退步。非得已也。儀秦成敗。亦其所託幸不幸耳。

司馬錯與儀爭伐蜀之利。在臣願先從事于易。一易字甚醒。此儀之所以伏也。伐蜀一事。史不爲錯立傳。于張儀傳見之。嘉儀之能爲國以從錯。且伐蜀後秦以富彊輕天下。爲儀連衡地耳。

教六國攻秦者難于弱。蘇秦之于韓是也。教六國事秦者難于彊。張儀之于趙武靈王是也。了此。思過半矣。觀儀之說趙。又與他國不同。抑揚吞吐。綫索機鋒。甚妙甚苦。所謂恫疑虛喝驕矜六字。俱于此見之。

穰侯列傳

穰侯有功于秦。在舉白起。范雎逐穰侯。豈能聽白起之留于秦哉。史記穰侯傳云。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插此一段。明起之死死于此也。禍福機緣。看得甚透。

白起王翦列傳

上黨之役。爲上將攻韓伐趙者。王齕也。及秦聞趙括代廉頗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齕爲尉裨將。齕亦安焉。與起共事。兩無嫌怨。卒以成功。此亦後世人臣所難。其用兵布置節次。著著皆妙。

王翦始終請用六十萬人伐楚。非法也。用衆正自不易。老將自賣本領耳。

孟子荀卿列傳

孟荀傳自爲起止。落落忽忽。伸縮藏露。尋之無端。首略敘孟子。卽及三騶淳于髡諸子。全不及孟子一字。若忘卻本題者。而于三騶淳于髡諸子處。煩簡長短。任其所止。不必如一。蓋以孟荀爲主。而錯用諸子佐使之。諸子雖非孟荀之倫。亦以見士生戰國。從橫游說之外。又有此一流人也。

淳于髡見梁惠王。壹語連三日三夜。欲以卿相待之。遂謝去。終身不仕。觀其覩于事先。游于事外。玩世藏身。自是魯仲連流亞。其數譏刺孟子。生戰國時。冷眼熱心。見能救世者。惟孟子一人。故望之深而責之備耳。史遷謂其博聞彊記。學無所主。看髡甚高。又曰。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其于梁惠王。一見知其志在驅逐。再見知其志在音樂。默然無言。王聞之大駭曰。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

人未及視。後人有獻謳者。寡人未及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髡無他神術。只是承意觀色四字。用之入微耳。未及視未及試六字妙甚。私心在彼有之一語。從此生出。承意觀色。正于此著精神。若已視且試之。則已了然。不待髡而知之矣。然承意觀色學問。戰國策士用以取容希世。孟子比之妾婦。而髡用之以重其言。重其身。則其品較然矣。

孟嘗君列傳

田嬰騃人也。五月五日生子。而彊其母勿舉曰。長與戶齊。將不利于父母。此與市兒村媼口語何異。既舉而怒責其母。豈人情乎。田文代母答父。便自奇矣。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耶。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語語帶謔。卽潁封人闕地及泉隧相見之意。對騃人只宜如此。用事相齊。門下不見一賢者。責其父以好士。是孟嘗主意。卻問子之子。又及孫之孫。以至玄孫之孫。忽生一散財結客之想。發端奇甚。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透悟之言。喚醒一世貪癡。此達生學問。不獨通于好客而已。

戰國四君好客之說。春申牽入者也。其他則信陵尙矣。平原好客而眼不及孟嘗。然其意猶在爲國。孟嘗則一意工于自爲者也。中立爲諸侯。是其主意歸宿處。然孟嘗絕後。而平原猶得與趙俱亡。有天道焉。

孟嘗貸錢求息。其意原在奉客。馮驩收責。舉券燒之。告其民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改換本題。若所重在民。而反以奉客爲第二義者。對民言正宜如此。當機轉境。可悟處事立言之法。

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合從于楚。約客同往。以二十人爲限。固已失之矣。有士而使之自贊。何名好士。此毛薛二公所以生于趙。而竟爲信陵有也。毛遂之言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此明笑平原君語也。至楚。按劍歷階。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言從。中日不決。何也。此語不向楚王道之。而先責其主。節次甚妙。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語甚破的。說得理勢鑿鑿。方能服人。所謂兩言而決。正是此語。樊噲鴻門一篇議論。便祖此出之。不然。一按劍擁盾。遽足以怵彊主乎。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欲爲而不得爲。非貧賤之謂也。捐封侯卿相之位。而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卽是虞卿窮愁。莫將此窮愁二字。看得太淺太酸。史稱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蓋自傷不能救魏齊之死。及信陵之賢。不免殺齊以徇秦怒。此窮愁著書之故也。平原好士。于信陵無能爲役。處魏齊一事。固爲過之。

信陵君列傳

古之好士者。其于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也。如探得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于侯生之死知之。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于是公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死。侯生死以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侯生所以報公子者。獨救趙一事。是救趙之事。重于一身之死也明矣。等死耳。曷不待公子事成而後死之爲快乎。曰。待公子事成而後死者。必有所不能信于公子者也。救趙。公子所易也。得臥內符與合符而晉鄙之授軍。公子所難也。代其所難者。揭一符及一朱亥以付公子。而生可以死矣。且死而可以固勉公子。豈必待事成而後死哉。侯生以死送公子。而返魏之路絕。返魏之路絕。而毛公薛公開之。微二公非惟魏不魏。而公子且不得爲公子矣。其責公子數語。鑿鑿綱常名教。非戰國人之言也。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得一客焉。諫公子于驕矜自功之時者是也。公子歸魏。此諫不無先助之。數客者缺一不可。然公子皆從數千人中一過而得之。一過而不得之。遂失之矣。若恃吾之所以禮士者。無賢不肖射覆而得一士。此平原君所以失毛遂者也。雖日斬美人。造璧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侯生欲公子枉車騎過朱亥于市屠中。自不是閒著。竊符之事。尚未萌芽。已先看定一擊晉鄙之朱亥矣。所云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此意甚淺。不是侯生本意。當此時自難明言。只得如此說耳。太史公亦云。欲以觀公子。不免被此老瞞過。隨其口角轉身。卽是看留侯圯上進履識

解耳。

公子與客赴秦軍。別侯生而無言。復引車還問侯生。疑得妙。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信得又妙。英雄對手。光景甚微。侯生到此。不怕公子不拜。公子到此。不怕侯生不言。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護太子歸國立爲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玳瑁簪珠履。直是玉石村富人狡獪耳。

楚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于秦。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歇說應侯歸太子。秦王欲先遣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疾。返而後圖之。歇遣太子與使者出。自請止以死當之。度太子去已遠。乃自言秦昭王請死。應侯諫令歸。歇以親楚。歇固先算定一應侯爲之用矣。膽智如此。豈不能消楚之一春申君乎。愚嘗觀歇此舉。覺相如完璧歸趙一事。大智而小用之。

范雎蔡澤列傳

王稽爲秦使于魏。鄭安平欲薦范雎。乃詐爲卒侍稽。古人薦一士。苦心如此。稽見安平。便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何其急才之甚也。與雎語未究。卽知其賢。世有此識乎。雖志在食報。亦已難矣。然兩人能識范雎。及任事于秦則俱敗。世固有長于知人而短于自運者。此漢高帝于魏無知鄂君。所以獨賞其薦賢之功也。

一范雎耳。齊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齊須賈之獨闇也。故曰禍來神昧。

鄭安平降趙。王稽與諸侯通。應侯懼。不知所出。秦之相印懸以待一人矣。蔡澤聞之。往入秦也。所謂齎糧躍馬。惟恐失時者乎。然謂澤能奪應侯相。其實不然。何也。此時應侯求釋相位。而無其受之者。非釋相位也。釋其死也。澤釋應侯于死耳。豈奪其相位哉。若相位則安可奪也。曰。若是則澤不幾代應侯處死地乎。曰。久于相而後死地生焉。相秦數月謝病歸。澤相印未入手之時。先辦此一生路矣。戰國之士。取相位有餘。而救死不足者甚多。若澤者能釋人于死。而又不代人處死地。亦可謂有識矣。蓋成功者退一語。澤以之責應侯。而又能以之自處。乃澤所以謝應侯。示不奪其相者也。

雎之奪秦相于穰侯手也。其時勢難于蔡澤百倍。何者。穰侯戚而相。方有功。持其所有也甚堅。雎疏而相。方負罪。求釋其所有也甚急。取所堅持者于戚而有功之人。與受所欲急釋者于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故雎之于穰侯。上書不敢言而待見。見又不敢深言。待其進用。有功于秦。至再至三而後言之。澤面取相印于雎。授受立談間耳。故穰侯之相。雎眞奪之。澤之相。雎自予之。予之自我者。身安而名全。奪之自人者。身危而名辱。識時知幾。進退巧拙之際。雎不如澤。穰侯不如雎也。

樂毅列傳

古去國之臣。絕而復通者甚少。故廉頗之楚。思用趙人而不可得。樂毅奔趙。予燕王書。後往來復通燕。兩國安之。君臣間非才與誠合。未易言也。

以廉頗藺相如主盟。中間趙奢李牧周始穿插。斷續無痕。而趙之興亡節目。全在于此。數人共一傳。只如一人。賢才關係國家。從文字章法錯綜中寫出。此史之識也。

觀藺相如爲宦者令繆賢舍人。可見古今奇士。埋沒者甚多。然賢之定力高識。卓然有主。看相如智勇。從小小一事中得之。後世大臣。有如此心眼乎。相如事之。故自有見。人知相如隱于宦者舍人。安知非賢之隱于宦者也。

冒頓不以善馬愛妾易土地。秦數世以廣土彊國爲務。豈有用十五城易一璧者。開口已自不情。分明是一豪奪之局。亦欺趙之無人。觀趙所以處此者何如耳。一相如持璧入秦。非惟氣能制之。智能瞞之。其理勢鑿鑿。議論處分。一一中節。而秦始移其愛璧之意。以畏相如幷畏趙。故秦王左右。猶從一璧之成毀得失起見。秦王識量。自出左右上。而曰今殺相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此畏趙轉想也。非復求璧初局矣。

觀澠池之會。相如從而頗守。頗送王至境上。與王訣。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數語已壯相如之膽矣。可見二人在趙。缺一不可。各伏後來引車負荆之根。爲國愛人與自愛。蓋兩得之。秦之畏趙。不獨在二人。而在二人之能相下也。二人皆有古大臣風。頗以勇掩。相如以智掩耳。

曹劌之論戰也。至小大之獄必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獄通于兵。其旨微矣。其次則趙奢之說平原

君曰。君于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此申韓管商治國學問。奢爲將。從何處得來。蓋古彊兵之道。卽在治國之中。曹劌重一情字。奢重一法字。猶有古用兵遺意。爲將如此。方有本領。今營一戰而不暇。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況未必能戰乎。軍令全憑一信。亦有不必信而妙者。趙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斬。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何以知其諫之必可聽。而易其詞曰。內之。歷已諫請誅。置對甚難。奢曰。胥後令。應變轉境。圓警之甚。在此三字。兵機復是禪機。難與癡人言也。

趙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猶膠柱而鼓瑟也。此一語道破古今匆急中用人之病。括嘗與其父奢論兵事。奢不能難。亦不謂善。既不能難矣。何不謂善也。此中難言。非老成熟于涉世深于謀國者。不能知之。奢告括母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可見天下事有不難于行。而反難于言者。奢一生用兵。從敬戒中出。可知矣。及括爲將。括母上書。言括不可將。不單述括父之言。卻將括臨事舉動。占其成敗。而以父子異心一語。自發一片高識。成一片妙論。有母如此。亦可將也。若止將奢告己之言再述一過。亦幾于括之讀父書。而不知合變矣。

李牧居鴈門。備匈奴。下令曰。有敢捕虜者斬。不幾于爲將而縱敵乎。然緊要在如是數歲。亦不亡失二語。是其作用收功之妙。其後王怒召牧。使他人代將。以戰爲事。亡失多。邊不得田牧。而後知老將持重之效。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蓋虜困中國。只在使不得田牧耳。田牧者。戰之本也。不亡失者。田牧之本也。不失

卽爲得戰守之道。思過半矣。

田單列傳

戰勇氣也。李牧與田單。俱在養其氣。不滿不發。而牧之士氣實。法在持之。故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用其喜。單之士氣虛。法在激之。故令敵人劓降者。掘城外冢墓。用其怒。其滿而後發一也。

兩敵相當。反閒之法。忙中偶一用之可耳。數用則套矣。然千古行之數驗而數不能識破。是何庸主之多乎。齊之閒燕也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出自田單之謀。故時勢情理。揣摩不甚相遠。不然。燕易王亦非甚庸愚之主也。然此等處不察。卽明主與庸愚何異。

爲相者。有若魏成子。俸入十九在外十一在內者乎。爲將者。有若司馬穰苴。與士卒平分糧食。田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盡散飲食饗士者乎。何者。損己故也。有益于國之事。功名之士。所勇于言者也。有損于己之事。身家之士。所怯于爲者也。怯于此又安能勇于彼乎。

燕人齊令曰。環畫邑三十里無攻。以王蠋之故。已而蠋不肯事燕。自經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蠋生而完畫邑三十里。死而立一王。復齊舊物。豈苟爲生死者哉。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不聽魏之帝秦。至欲蹈東海而死。世以此爲高節。士固有高節而無救于世者。然不可以此論仲連也。仲連之所挾以爲仲連者。爲人排難解紛亂而已。其不聽魏之帝秦者。計欲魏之必救趙也。秦圍趙。勢不得不救趙者莫如魏。魏雖畏秦。不敢聽公子無忌救趙。實無以自解于趙。苟且僥倖。思欲以帝秦之說。一塞其不救趙之責。而不知其必不可得也。秦破趙且及六國。何憂不帝。乃必以圍趙求帝。以得帝釋趙。而代爲魏塞不救趙之責哉。帝秦之策。必不能釋趙圍而魏爲之者。此時魏君臣方寸亂矣。猶以爲帝秦而萬一免趙于圍。吾遂可以不救趙。然而此必無之事也。爲魏計莫如救趙者。仲連所爭者救趙與不救趙。而不在于秦之帝不帝也。然不禁其帝秦之說。則不救趙之形已成。趙亡而魏不得爲魏矣。故其言曰。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又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又曰。使梁覩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助趙之說。乃仲連不聽魏帝秦之本指也。烹醢梁王。其語已自刺心。而將軍何以得固寵乎。一語尤敗新垣衍之興。蓋衍首議帝秦之人也。衍起謝而秦不帝。魏不帝秦。舍救趙遂無可爲者矣。事固有不相蒙而可以相應者。雖謂仲連此舉。陰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可也。爲公子無忌地使之得救趙。而後不帝秦之局可終也。不然。徒爭帝秦之虛名而魏救不至。何益趙之亡。且使魏趙利害眞係于帝秦。雖百仲連蹈海。安能禁魏之不帝秦哉。

齊攻聊城。所謂彊弩之末。莒卽墨之形也。燕將亦待齊之敝而返耳。齊之必決于聊城。公無再計。二語要緊。所以絕燕將之望也。後告以歸燕歸齊兩著。其意原在說之歸齊。所謂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此必

無之理。必不可行之事也。然不先開此一路。後面說不去。

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蓋一守官。則其策自不能必用。身在事外而後能用人。乃仲連之妙于用其策。而深于寄其好者也。故有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者。范睢、蔡澤、張儀輩是也。爲利其身以行其策。而其身反不保者。蘇秦、李斯輩是也。不必利其身。策行而身榮者。廉藺、樂毅、田單輩是也。策行而身死者。商君是也。身死而策不行者。韓非是也。置其身以用其策。策行身去者。魯連是也。其策在行不行。身在用不用之閒者。淳于髡輩是也。策行而身死不悔者。侯嬴、王蠋輩是也。不屑行其策利其身。而志在天下者。孟子是也。志不在天下。又不必用其身行其策。而別以空言自見者。莊周荀卿而下。三騶、惠施、愼接之徒是也。

屈原賈誼列傳

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蓋偸奪人文字。其來久矣。權佞庸醜。身都榮勢。何羨于文字而必欲與之結緣乎。可見文章之名。雖不識字人皆知慕之。知其必不得于文士而後肆毒焉。非其本意也。屈原寧死不與。亦是一種文人氣習。又孰謂忠義人不矜重文字哉。

賈生。經世才也。與屈原同傳。以騷合耳。故諸奏疏皆略不入。甚有體裁。蓋不徒以文章經濟盡賈生也。後人不能如此割捨。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革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

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天下和洽。是制作之本。提此四字。見賈生所爲。蓋審時觀理。其施爲次第。自有本末。非一味少年紛更已也。與魯兩生禮樂百年而後興。其意略同。正欲以三代制作救叔孫草草。而兩生須之百年。故覺太迂。賈生乘漢興二十年之日。遇文帝可與有爲之主。其時勢正相宜。今于兩生則笑其腐。于賈生又病其躁。士之有爲者。亦何所適從乎。漢以後不見三代禮樂。此等議論識見誤之也。

呂不韋列傳

不韋是古今第一善使錢人。只是取舍明布置當耳。既盜國又盜經術。彌工則得彌贏。得彌贏則志彌侈。而所取彌大。大賈二字。惟不韋可以當之。然既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獻之子楚。姬自匿有身。期年生子政。曰知有身。曰自匿有身。則就中委曲。不韋與姬合謀定計久矣。當子楚從不韋飲。見姬說而請之。不韋怒。何其不情哉。然操縱之妙在此。眞賈人狡獪也。

刺客列傳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北。猶復以爲將。魯莊公之知沫。不減秦穆公之于孟明矣。沫戰之術窮。作一轉想。而以柯之盟報之。士固不可以一事盡也。雖用刼取齊。辭理自足服人。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人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蓋仍以禮與信服齊。此一大學問。刺客也。刺客可易作耶。史記列傳。如刺客、游俠、貨殖。皆儒者所不道。史遷特爲立傳。自有深意。故皆取其人足爲刺客游俠貨殖重者以實之。彼其看刺客

游俠貨殖之義自深。而後人淺求之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苦矣。所以識其不死范中行之愆而滅其恥。蓋愧心所爲也。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不覺自說出本心。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乎。只此一語。責得嚴正。讓亦何辭。衆人國士之言。爲襄子所窮。愧而爲此對耳。後來意氣中一流人。皆被讓此語瞞過。以爲交游美談。不知君臣之分一定。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士前後趨舍不同。善變者甚多。豈可謂不死范中行之豫讓。必不能爲智伯死哉。觀襄子處豫讓始末。讓國士之知。畢竟不在智伯而在襄子。使讓眞以國士之故報智伯。則又當移其事智伯者以事襄子矣。然襄子再以其身試讓之鋒。雖自有不死之道。亦何苦爲此成人之名。以爲名人之好名。有甚于身者。此戰國氣習也。

聶政之報嚴仲子。不在刺一俠累。在一段善後之慮。不以刺累之故禍及仲子。是爲難耳。觀其謂仲子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識密義重。政自刑以絕踪。其故在此。以身報人。至不有其名。只是不肯負心耳。意不專爲其姊。史記鄉使政知其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戮于韓市者。亦未必肯以身許嚴仲子也。此段文雖婉至。未得聶政之心。夫政豈不知其姊者哉。合前文讀之自明。

燕太子丹欲報秦讎。秦亦日出兵山東。禍且及燕。丹患之。問其太傅鞠武。其意固不獨自快其私讎。亦以存燕也。武告以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賂于單于。自是合從舊局。而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武以默會其意。在得一士入秦。以行其劫與刺矣。故進田光。光轉進荊軻。其血脈鍼綫。固皆歸劫與刺之一路矣。光謂太子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語荊卿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看光此語。其少年爲一刺客無疑。而太子之所求于光者可知矣。光自知力不能爲。而進荊卿自代。償以一死。明己之所以辭太子者。非惜其死。而慮事之不成也。及太子之告荊卿。則曰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王。得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皆合從。其破秦必矣。是太子遣荊卿之意。不專重在劫與刺。而仍歸于合從。不過借劫與刺以爲合從地耳。其節次布置。皆以合從始終。中間更添遣荊軻刺秦王一段過脈。較之鞠武之計。曲折反多。而謂武計曠日持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非其質矣。此一片苦心密計。卽對鞠武時有難言者。特其所遭燕秦時勢。非復信陵輩之世。而才亦稍遜之。然其一念存燕之心。未可沒也。

史懷卷八

史記四

李斯列傳

李斯。古今第一熱中富貴人也。其學問功業。佐秦兼天下者。皆其取富貴之資。而其種種罪過。能使秦亡天下者。卽其守富貴之道。究竟斯之富貴。僅足以致族滅。蓋其起念結想。盡于倉鼠一歎。不知倉鼠食積粟。誠與廁鼠有閒。若其爲憂。豈止人犬之驚乎。如斯之爲鼠。不死于人犬而死于貍者也。亦可哀矣。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併天下。而于秦亡關目緊要處。皆係之李斯傳。若作秦本紀者。而結之曰。遂以亡天下。見人臣重富貴之念。其效足以亡天下。罪斯已極而垂戒亦深矣。嘗合李斯始末自富貴至滅族總看一過。想孔子所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二語之確。早看破此一輩人。

卻賓客以資敵國。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七國重士。故斯爲此語以怵秦。魯朱家猶用其言以脫季布。然而非斯之情也。得時無怠四字。是斯一生學問。斯之時能幷天下者獨一秦耳。斯精于富貴人也。二十年後。秦幷天下而斯相之。較之六國卿相。所得孰多。矧六國且亡。斯一逐于秦。且無著足之地。求爲廁鼠而不可得矣。斯舍秦安之乎。此諫逐客一書。斯盡頭之著。別無退步者也。秦既幷天下爲皇帝。斯所以事秦者。節節皆其族滅罪案。而其大者。尤在聽趙高廢太子立胡亥。及阿二

世督責。今督責一書。人第喜其文之奇耳。不知讀其書。而一段氣喘神駭心口相逆恐懼苟且無可奈何之意。已見于語言音節之中。望而知其爲違心之言也。蓋斯立二世以後。方寸亂矣。廢立一事。得罪神人。饑悔修補之所不能及故也。語曰。從惡如崩。騎虎難下。可以廢太子立二世。則亦可以阿二世督責。固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重爵祿三字。實其胎骨之病。斯之短趙高也。曰。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厭。此正斯之自道也。

嚴法刻刑。秦所用爲富彊之具。以有天下者也。殺戮之氣。滿于幽明久矣。趙高卽以之用二世。行其壅蔽簒弑之志。二世亦爲之用而不知。卒以亡天下。有天道焉。

蒙恬列傳

蒙恬修直道築長城。謂之輕百姓力。易見也。謂之阿意與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

張耳陳餘列傳

蒯通見范陽令。則說之降武信君。見武信君。又說之封范陽令。兩路擒縱。雖是戰國策士伎倆。然交得其利而交無所害。說士皆如此。何至以空言禍人也。

斷養卒走燕壁。請趙王歸趙。開口便問燕將曰。知臣何欲。又問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知其志何欲。得勢在此兩問。後便省力。

陳餘不救趙。猶不失爲持重。未爲甚錯。錯在使五千人先嘗秦軍。送張黶陳澤于死。便有苟且塞責之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覺爲不情。史謂卒存鉅鹿者楚力也。功在楚則罪在餘。張耳之怨餘。因楚益深矣。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千古謀國人有此一念。何事不可爲。貫高此後一番舉動。只欲了事敗身坐一語。上聞其事。問曰。壯士誰知者。聖主開口。養千古忠義節俠之氣。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今人當此。誰敢認者。泄公亦義人哉。

貫高等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眞主志氣在禍福之先。問曰。縣名爲何。問得誕甚驚甚。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解得無謂而妙暗合事機。王者不死。有神告之。

魏豹彭越列傳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必立魏主。後乃迎魏咎于陳。立爲王。章邯進兵擊魏王于臨濟。市爲請救于齊楚。不克。死之。市之于魏。雖不及子房之于韓。然始終之義盡矣。君臣之義。才不能爲子房。則當爲市。宜表出之。

彭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驟。與漢諸將不同。呂后忌而殺之。有以也。然則越終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氣奪于眞主而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陳豨黥布輩所爲。彭越韓信不爲也。

黥布列傳

項王擊齊。及漢敗楚彭城。布皆稱病不佐楚。兩不佐楚者。必去楚之勢也。必去楚者。歸漢之勢也。故隨何

說布歸漢。直就其不佐楚一端窮之。而楚漢成敗。略用數語點破。全不犯手。其言曰。大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此漢降布本謀。而何直以告布。此時已看定布之情形。歸漢無疑。如與家人語家事。不復知布之爲楚人矣。楚使者方徵兵于布。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卽勸布殺楚使者。先著使人不能爲應。急著又使人不能不如此應。眞妙手也。天使楚自送一黥布與漢用。使其有天下。而機緣相湊。不先不後處。漢王見之。留侯見之。隨何又見之。可見兩雄對手。勝局無多。疾足明眼者。俱不肯讓人也。

淮陰侯列傳

信而不以反誅也。不世家乎哉。然信實不反也。信不反而以反誅。則亦不得不降而列傳也。以尊法也。曰淮陰侯不名者。重其人其功。而原其不反也。鮑叔得管仲于囚。遽薦于桓公曰。使相可也。蕭何得韓信于亡。遽薦于高祖曰。必爲大將。夫囚之于相。亡之于大將。相去遠矣。何其言之無漸。而要其君以所太難乎。曰。仲不相何。取于不死。桓公之用仲。亦必其可以相而後用之也。信不爲大將何。取于不亡。高祖之用信。亦必其可爲大將而後用之也。鮑叔非惟知仲。何非惟知信。亦各自知其君矣。若公孫座之薦衞鞅于魏。惠王欲屬之以國。則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

滕公識韓信又在蕭何前何能薦信而滕公不能者何之言重而滕公之言輕卽出舍都關中之諫出自樊噲婁敬則疑出自留侯則聽者是也

漂母于信則飯之。屠中少年則辱之。皆天所以鍊信也。漂母見信饑飯信。此亦婦人常性。竟漂數十日。則非婦人所能矣。信喜而言報。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少年之辱信也。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此時豈輕死者哉。少年業已看定。亦不可謂不知信者矣。信王楚召爲中尉。亦不以凡人待之也。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從來未有合說一人者。非惟看得項王甚透。亦是學問中高識之言。及觀信所論高祖一段。可見信舍高祖。亦無可事之君矣。當時非漢卽楚。信亡將安之乎。其亡也。亦知有蕭何之必追。追而必薦。薦而必得爲大將。故以亡激之耳。

何追信。或言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問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信下齊。請立爲假王。上大怒罵。及聞良平蹈足耳語。因復罵曰。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兩復罵妙。甚轉變中機權無迹。而後一復罵。尤妙不可傳。

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背水陳。及囊沙。不必有所本。想頭皆奇。然做來皆有著落。說來皆有至理。所以爲妙。

拔趙幟。立漢赤幟。計在趙軍之歸。乘其亂而擊之也。必算定趙之空壁逐利。逐利而又不勝。出背水陳。棄大將旗鼓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軍皆殊死戰不可敗者。所以使之空壁逐利不勝。不勝而歸。見漢所立赤幟者也。死戰不可敗五字。乃是拔趙幟立漢赤幟歸著處。兵家用奇。著著從穩處來。空壁逐利者在人。

不可敗者在我。能誘人而不先立其在我者。亦危道也。

韓信未出井陘時。使人間視。知廣武軍計不用。還報大喜。便有先著。不專靠背水陳一策破趙。後求廣武君師事之。此豈戰將所爲。又謂廣武君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已成擒矣。此時肯說此語。尤高人一著。然廣武君所謂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與陳平舍其兩短襲其兩長二語。皆看得事機極透。故說得全不費辭。做得全不費手。不獨用兵而已。

高祖僞游雲夢。縛信歸。豈不能殺之哉。赦信封爲淮陰侯者。明其自請王齊之非也。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雖信死心之言。亦欲以解高祖之忌。而求免一死耳。此時何時。信敢尙言反哉。史稱陳豨拜爲鉅鹿守辭信。信屏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有言乎。欲與子有言也云云。似是呂后與蕭何文致殺信。先爲此對高祖之言。史臣遂承之以著書耳。若果有之。如此光景。計窮而意亂。無聊甚矣。卽反何能爲也。愚嘗謂信之反與不反。只決于聽蒯通與不聽耳。一謝蒯通。信已失其可反之時。不反決矣。與陳豨謀反一段情事。則又在蒯通之後。信豈愚至此哉。觀信臨死之言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可見信之謀反。係于通而不係于豨也。亦可證信封淮陰侯後。與豨謀反之誣。

田儋列傳

觀田氏兄弟本末。儋之殺令自王。與項氏陳涉起手略同。儋死。榮負項梁而逐其君田假。假固齊後也。齊人立之以繼儋。較之儋自王者孰順。榮怒其立不由己而逐之。此豈子房輔韓成周市立魏咎之義乎。且

項梁聞章邯急圍榮。引兵擊破邯以救榮。及梁追邯。告急于榮。而榮不應。以致殺梁。始而梁救榮。不旋踵而榮殺梁。項羽之不王榮。而又擊之。敗死平原。宜也。榮死。田橫爲齊相。當酈生之說下齊。何至罷守備縱酒。此庸人舉動也。齊之亡。橫實亡之。齊亡而橫又自立爲王。是齊亡則橫之利也。而橫之立。又無救于齊之亡。海島俱死。自是戰國輕生之習。亦稍可謝其亡齊之罪耳。

樊酈滕灌列傳

夏侯嬰之爲太僕。自初從高祖起沛至有天下。歷呂后惠帝。一官數十年終其身。令平時仕宦人處此。能無怏怏。況開國功臣乎。此傳以太僕二字作眼目到底。嬰之品自見。躍冶熱中人讀之茫然。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二字作眼。卻從御史大夫說來。實歸重丞相。故本傳不曰張蒼。而曰張丞相。此命題主意也。所傳止張蒼一人。而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灌嬰、申屠嘉。錯出點綴。承轉收應。或用張蒼引起而諸人繼之。或中入張蒼而諸人後先周始之。數人出處。數十年官職。用舍沿革。斷續藏露。莫得其端。而歷歷可見。眞不當以一人一事始末看之也。

趙堯薦周昌相趙王如意。分明欲出昌。奪其御史大夫耳。捷甚險甚。奪其位而代之可也。盧杞遂用其術。以薦顏眞卿而殺之。小人作俑效尤者不足論。有國者抑何不自愛其人至此哉。

申屠嘉欲斬鄧通。正也。欲斬鼂錯。私也。二事已不可並論矣。況斬通在文帝之世猶可。景帝何如主而欲

以私斬錯哉。甚矣嘉之不知變也。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聞諸將握齱好苛禮。乃深自藏匿。自是高識。以諸將好苛禮爲握齱。則沛公慢而易人。其爲豁達大度之徵無疑也。然好苛禮與慢易兩種習氣。人主與士皆有之。以好苛禮之諸將。對慢易之酈生。自不相入。以慢易之沛公。對好苛禮之諸儒。其解冠溲溺無怪也。沛公一見酈生。輟洗延坐。何嘗眞厭儒者。上折隨何之功。謂何腐儒。天下安用腐儒。蓋喜極而戲之之辭。陸生新語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可見英雄胸中。原有詩書種子。不然。何其入之速且深也。彼解冠溲溺。別是一種俗儒耳。

沛公踞洗。爲酈生者惟有長揖不拜而已。酈生長揖不拜。爲沛公者惟有輟洗延坐而已。狹路中英雄相遇。機鋒撩逗。只合如此。蓋酈生之賞沛公在踞洗。沛公之取酈生在長揖。英主高士。遇合之際。有順之而悶。反之而快者。非禮俗人所知也。

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勃之戰。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爲。其一說尉佗。爲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爲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爲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藏。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爲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爲。而又不欲爲諸臣之所已爲。其有所不爲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獨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

使漢不得有所加。以預爲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爲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亨。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辯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爲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主臨朝。欲王諸呂。畏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爲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于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卽劉氏之人亦不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平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謀國名言。身爲侯鯖。不出杯杓筐篚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辯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一終于辯士之名。其薄于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粤之功。止可當一婁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此也。

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爲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徇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死。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脫輓輅。披羊裘。言天下事。不願易衣。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非惟自處甚高。其一片簡脫眞率。無諸儒握齱苛禮習氣。對慢易大度之主。亦當如此。

漢文帝有爲之主。所以不能聽賈生言。復三代禮樂者。以前有叔孫通綿蕞之儀。足以塞之也。若制禮之議。能延至文帝時。令賈生首發之。漢儀豈如斯而已乎。禮成。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賈生不能得之文帝。而叔孫通能得之高祖。蓋緣高祖胸中有皇帝二字。而通先窺得之。此通制禮壩柄。所謂知時變者也。

季布欒布列傳

朱家心知是季布。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兩心知寫出英雄機警。特達精神相關處。作俠客安可無眼也。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欲召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聞陛下也。此語甚有識。然人臣對人主。豈肯如此自言者。高祖使周昌相趙王。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乎。諸侯乎。汲黯出爲淮南守。伏謝不受印。願爲中郎。出入禁闥。毫無重內輕外之嫌。固是古君臣眞樸相通處。亦三人眞有以自立。不須避此嫌也。

季布寄書竇長君曰。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曹丘生反請長君書求見布。布發書大怒。曹丘生曰。僕游揚足下之名于天下。顧不重耶。布迺大說。布名根如此。何以能拒曹丘生耶。古今人爲此一念。爲游客所制。

曹丘生敢于請書見布者。亦知布好名耳。然使士大夫俱不好名。游客失職去而別有所爲。恐亦淸時之一憂也。

布母弟丁公爲楚將。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蓋亦以名啗之也。卻妙在自家又占地步。急中著數。眞不能易此一語。漢王得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之以徇。窘我者赦之。縱我者誅之。此其所以爲高祖也。然高祖之誅丁公。不在縱己。而在故主旣滅之後。公然自來謁見。便有賣主以自爲功之意。漢購布而布亡匿。此布之所以免也。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彊諫犯顏中。微寓獻媚之意。自結于人主。作用甚妙。彌縫甚工。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譎。太史公以善傳會三字盡之。得其情矣。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鼂錯。漢何以服錯哉。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爲使亡歸。盎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上林嗇夫對禽獸簿。亦是職掌。文帝詔拜爲上林令。未嘗不當其才。而張釋之力諫。非謂其所對之非也。必察其口頰眉宇之閒。有一種浮詐躁刻之氣。知其非端人耳。觀其言曰。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以故不聞其過。由嗇夫說到吏治。由吏治說到不聞其過。則不用嗇夫一事。其失自小矣。此大臣洞見本末深識遠慮之言。不當在一人一事看之也。

釋之持法以平恕爲主。然鞠犯蹕盜高廟玉環二事。皆判得精核。吏不精核。決不能行其平恕。嘗觀張叔稱爲長者。乃自治刑名得之。蓋平恕者以法出人。能不浮于法之外。非以意出人。能減于法之內也。吏不治刑名。雖欲求一出人之路。稱爲長者。其可得乎。然釋之平恕而能劾太子梁王不下公門。又何其風力也。與酷吏順旨阿意者。勁輭相去遠矣。此持法平恕之本也。

王生治黃老言。其術只在妙于用柔耳。以老人而于衆人令廷尉結韈。正欲釋之之用其術也。是絕妙指點。

文帝居代時。未爲天子也。聞趙將李齊之賢。識之不忘。有心人處無事時。一段營算如此。及卽位。止輩問馮唐。聞廉頗李牧之爲將。拊髀而歎。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當是時。匈奴新入大朝那。殺北地都尉。上以胡寇爲意。急急求將。得頗牧不能用。此語豈可使聞于人哉。此上所以怒也。已怒矣。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君臣閒對語如朋友。少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明主深思虛懷。鄭重低回。千載如見。人以爲寬容。不知正其一片雄略。留心邊事處。不然。每飯不忘鉅鹿。拊髀而歎頗牧。誰謂文帝非用兵者。恐其作用深遠。過武帝多矣。

萬石張叔列傳

太史公敍萬石家一段篤行至性。使人肅然生敬。不敢以不學與無能少之。不言而躬行。是眞儒術。不言而齊國大治。是眞吏才。其推重極矣。抑有感于儒與吏之僞者而以此風之也。

史稱石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然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動止步趨。又是學問知禮人所爲。似熟讀曲禮鄉黨篇中許多曲折周旋。只是恭謹二字。正與此一輩人暗合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天子巡狩。修上古神祠封禪。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是數者于丞相慶何當焉。而上獨尊用之。可見武帝紛紛動作。用喜事之臣。而心未嘗不重質戇之士。如社稷臣則歸汲黯。託孤則用霍光。是也。雄主不測如此。

奢儉放檢不必同。只貴一眞。眞僞之閒。邪正分焉。史稱周仁常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清潔。期不爲清潔五字。近于奸矣。與何敬容暑月熏衣焦背同出一想。君子惡其僞耳。大之爲王莽。小之爲王安石。皆不出此一種學問。

田叔列傳

田叔稱孟舒爲長者。上曰。舒守雲中。虜曾一入。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此語詰得精明。田叔曰。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死敵。乃其所以爲長者也。乃復召舒爲雲中守。是時匈奴爲邊患。安取于

長者而用之。正喜其能得士心。爲之用命耳。凡文帝一人一事。何嘗不留心邊務也。

扁鵲倉公列傳

觀扁鵲受術于長桑君原委。可見自古神術。求一傳之之人甚難。有甚于弟子之求其師者。顏回死。孔子曰。天喪予。諸祖以授偈後爲湟槃。千聖百祖。重一傳字。不欲吾道止于其身。同此一片慈悲度世心腸。扁鵲見垣一方人。盡見五藏癥結。以診脈爲名耳。世間眞正奇事。須以平出之。以診脈爲名。所以堅人意而不敢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數語至理。貪功人不肯說。亦不能說。眞能生死人者。乃能爲此語。

公乘陽慶使倉公盡去其故方。悉以禁方予之。卽段善本琵琶十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者也。古神技授受多如此。

吳王濞列傳

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爲鹽。後世國用。取給錢鹽與賦稅中分。不知漢天子何以能忘其利。使諸侯私擅之如此。蓋文景之世也。然吳用此爲反資。可見天子雖富。不藉錢鹽之資。利器何可假人哉。

魏其武安侯列傳

籍福謂魏其侯曰。君侯性喜善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身世之慮。爲之悚然。只在惡人衆三字。作君子

者宜三復之。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灌夫此處。卻不免勢利。視丞相太貴。視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戚在己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故窺其微而益易之。偃蹇陵傲。有自來矣。及飲酒語侵武安。又無節次。其恭其倨。爲己爲人。無一可者。蓋夫與魏其本以失勢相倚。故聞丞相之過魏其而喜。與怒其不來而衆辱之。總緣胸中有丞相二字耳。眞可爲勢交之戒也。

灌夫持武安受淮南王金。陰謀不軌。夫誅。此事遂不可問。史遷于傳末。特追敍淮南與武安一段往還。首尾詳至如見。正爲夫前持武安受金確證。此武安族誅之案。卽灌夫寃訟書也。而以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一語結之。誅武安于旣死。千古快事。此史家老獄吏手。

韓長孺列傳

梁孝王出入游戲。僭于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太后怒梁使而責之。子母君臣之際。處分極妥。安國爲孝王分解。以擊吳楚一事盛稱其忠孝。而曰。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入警蹕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其飾辭無一字不妙。然此段議論。何不言于帝。而見長公主轉告太后。不知此中節次脈理。必因公主告太后。使太后轉言于帝。乃爲妙手。蓋太后外怒梁王。心欲爲之分解而無其辭。安國代爲之言。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帝心乃解。處人骨肉間。委曲安詳。眞有融融洩洩光景。此安國因公

主告太后主意也。然此語在帝怒梁孝王之前及既解之後。向梁王言之。幾于逢其惡而厚其毒矣。全當觀其請出公孫詭羊勝一段。有後此匡救之正。乃可補前此彌縫之巧。並行不悖。亦缺一不可者也。見大長公主而泣曰。入見王而泣曰。兩泣字非惟至誠。抑亦當機。

李將軍列傳

孝文時。廣從軍。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數語判斷李廣一生受用。數奇二字。隱隱在內。一而字寫出明主憐才低回之意。公孫昆邪至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恐亡之。爲國愛人。一誠至此。覺薦用之者反落第二義。然無此一片誠心。藉口蔽賢。又老奸也。

匈奴列傳

劉敬論和親曰。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其意自周古公發之。千古制馭夷狄。變化異同。用之不盡。所謂漢所餘彼所鮮者。則繒絮食物之屬而已。中行說單于曰。匈奴不能當漢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于漢也。今匈奴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從來中國和戎資本。被此賊奴看破。說得索然。語語中的。亦梟雄也。漢使至匈奴。與說屑屑然。較漢與虜之輕重。已失體辱國矣。況說之言又辯而彊乎。至云匈奴之俗。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此由

余屈秦繆公之言。說從何處得之。

漢過不先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古中國待夷狄法不出此。馬邑誘致單于一事。卽倖而勝之。此四字已說不去矣。況卒無所得乎。漢武帝時。邊釁紛紛。實茲翁一王恢開之。貪躁小人。何可勝誅。

衞將軍驃騎列傳

衞青以奴虜爲外戚。能以邊功自奮。稱大將軍。使史家不入外戚。特爲立傳。亦英雄也。武帝雄主也。以皇后故貴青有之。然其時開邊多事。信賞罰。明功罪。使恩澤無故加于外戚。不足以驅策智勇。亦帝之所內諱。而青自以邊功爲大將軍。代爲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迹。尤帝之所心醉也。封青三子。青固辭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及不敢薦士。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似從學問世務中出。非獨奴虜所難。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獲上收衆。道俱不出此。及蘇建亡軍歸。或言當斬。或言當赦。青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示不敢專。處分折衷。出諸將士之上。稱大將軍不虛耳。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日進用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漸退。使青不早爲自處之地。後將何以收局乎。青于盛衰消息之際。似有所見者。亦知幾人也。

太史公敍驃騎將軍戰功封賞。極其熏灼。覺大將軍漸冷矣。卻詳大將軍幕北一戰不容口。而以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二語結之。仍接敍驃騎戰功封賞。此時大將軍之視驃騎。幾于昔李廣之視

大將軍。其感深矣。

大將軍聽甯乘言。奉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天子聞之喜。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比人所不肯也。然自畫出一眞樸人與雄主看。全身之術無過此者。卻似大權術占便宜人所爲。

史懷卷九

史記五

平津侯主父列傳

汲黯庭詰弘不忠。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妙在不說透。千古老奸。情形在目。自固傾人作用。不出于此。汲黯指其布被爲詐。弘卽直認。而曰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則機鋒微露矣。諫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上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弘殺偃根亦在此。然弘之智非十不得一。弘事事伺上旨。見天子遣偃來難。已知其意之不可止。而自絀其說矣。然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其妙在專奉朔方一語。此西南夷滄海之所以得罷也。卻得古人納牖之意。減其一半。功亦不細。以弘才學。何事不可爲。往往及半而止。蓋弘一生發言行事。俱以不透爲妙用。至其論卜式郭解。殺主父偃。出董仲舒。意狠手辣。則弘本色。史謂其意忌外寬內深。六字弘定案也。

主父偃上書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武帝方以擊胡爲事。而朝奏暮召入見。自是特達之主。及偃貴用事。盛言置朔方之便。爲滅胡之本。何也。蓋士當先資之始。虛心觀世。察天下所苦者在是。其見自確。其言自眞。世味漸深。覩人主意向不可移。違心而背其初說。且助其燄者多矣。

徐樂之論。以安民爲主。而易動二字。是千古治亂安危之候。主父偃重一悔字。嚴安重一變字。變者。謹察其候。使治不至于亂。安不至于危。及亂而可以治。危而可以安也。斯免于悔矣。三子之言互相發。故并載之。

南粵尉佗列傳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衆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任囂何人。識時識地。又識人。俊傑哉。當其時。囂豈不爲子孫計。而病以授佗。蓋英雄未了之局。與其予子孫不肖者敗之。不若予臣吏才略者成之。知此則知孫伯符之于張昭所云。仲謀不任事。君當自取。昭烈于武侯所云。嗣子不才。君當自取者。非矯飾也。尉佗居秦楚漢之間。上不能爲沛公。下恥作韓彭。而又不欲以身爲陳項。南粵一隅地。數十年偏安著著算定。爲後來扶餘輩作一榜樣。佗謂陸賈曰。我執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而不及張良。佗亦有識。賈曰。王似賢。此確論也。文帝予南粵王尉佗書。有謙遜處。然自是帝王口氣。佗上書有倔彊處。然蠻夷酋長面目畢露。臣主夷夏之分。自不可彊。

梁武帝老矣。侯景一見氣奪。況英雄全盛之主乎。

朝鮮列傳

朝鮮右渠誘漢亡人不入見。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邊吏。朦朧免罪要功。失外夷心。開釁生事。從來如此。且以誘諭右渠往。而以殺其將歸報。已失奉使之指矣。況所殺非其將。罪可勝誅乎。上爲其名美。卽不詰。蓋知而故縱之。自欺欺人。實名美二字誤之。此大病痛也。及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討右渠。樓船喪師。所爲名美者安在。樓船困辱。卒皆恐將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千古邊將依違情形。寫出如見。右渠始終以約降之說。昭樓船。左將軍以戰持之。陰欲降右渠以奪樓船之功。公孫遂入左將軍之說。執捕樓船奪之軍。左將軍之計得矣。右渠已誅。論功行賞。及于朝鮮之降人。而左將軍誅死。樓船贖爲庶人。誤國妬功。卒致兩敗。左將軍之得禍。甚于樓船。差彊人意。可爲爲將不和之戒。

西南夷列傳

巴蜀民竊出取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致富。可見邊民與外夷私市貨物。利之所在。從古不能禁。但處之貴有法耳。

司馬相如列傳

衞霍傳次匈奴傳後。伐匈奴者也。司馬相如傳次西南夷傳後。通西南夷者也。皆有深意。

相如臨邛一事。小小狡獪耳。而臨邛令之深情。文君之慧心。各擅其奇。有不可泯沒者。臨邛令是千古第一憐才好色人。謬恭謹一段作用。非惟爲相如擇婦。亦深恐文君之失所歸耳。相如貧過臨邛。臨邛令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此下不添一語。兀然而止。悽澹低回。有無限交情在內。胸中先安置一卓王孫文君矣。日中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奏琴辭謝。爲鼓一再行。使俗人爲之。不知多少作態可厭。而以憐才篤友之心出之。遂成千古妙事。文君心眼之毒。識相如又在臨邛令之先。此時卓王孫富人也。有臨邛令此番舉動。其女不患不歸相如矣。然王孫以臨邛令之故予女。則亦嫁娶之常耳。何以表文君之能識相如哉。文君欲自以其能識相如之意。明之于相如。以自託其身。不落臨邛令彀中。此文君之所以奔也。雄警女子作爲。事事要占先著。臨邛令之于文君。眞自犯對。此雖小事。讀書者不可被一女子瞞過也。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千古文士第一知遇。雖窮阨沒世不怨也。大人賦。淺窄人讀之厭怠。武帝飄飄有淩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不獨文章契合。志氣相近。自不可强。相如病免。客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此一語。從來著書人皆爲感激。今師友存亡之際。能如此者幾人乎。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數語回翔繚繞。無限深情在。複用數書字。又說得甚矜重。善爲長卿作聲價。

相如檄蜀。雖近于爲主飾非。然其言實有體。事勢至此。不得不然。其失在通西南夷。而不在于檄蜀。以長卿才情。作文士本妙。而恥以文士自了。遂有通西南夷一節。欲實其慕藺相如公案。未免蛇足。此文士談功業之流弊也。

相如死矣。封禪文復何所希哉。亦不過胸中有此一篇好文字。遇好文知己之主。不能自忍。不肯自沒耳。文士氣習。以文取禍。尙不辭。何暇慮及身後之寵哉。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椎殺辟陽侯。雖不可爲訓。然爲漢灑辱討罪。亦千古快事。足明漢之失刑耳。數其三罪。曰臣謹爲天下誅賊臣。一語甚確。不能有以奪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己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此相守識不凡。亦社稷臣也。按此。伍被輩不足誅矣。

循吏列傳

史遷傳循吏五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爲相者凡四焉。乃知黃霸爲丞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相道與吏治爲二。漢去古稍遠矣。夫吏事不責宰相可也。宰相必不從吏事中出可乎哉。

汲鄭列傳

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是何等識力。便是矯制發粟張本。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數語暗暗斬斷武帝開邊之根。河內失火。奉使往視。不問而以便宜發倉粟賑貧民。民惟邦本。易動則危。老成長慮。人知黯之守正。而不知其能達權也。所謂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武帝看黯正于此處得之。爲治擇丞史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大臣作用。已見一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一語格君心之非。能使天子不冠不見。寢淮南反謀。幾于正己而物正者。至于出守。猶不忘國。過大行李息。言張湯之奸。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固大臣深遠之見。息不敢言。與湯俱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重黯極矣。武帝得人爲盛。所許社稷臣。獨黯一人而已。黯不死。霍光之事。當使黯爲之。使黯爲之。其大節不異于光。文理固勝之耳。然漢雖不能究黯之用。而莊助言其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黯一知己也。武帝許黯社稷臣。黯一知己也。大將軍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黯一知己也。淮南王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又黯一知己也。

黯能使天子不冠不見。長揖大將軍。非難事也。獨其言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此語殊帶婉轉。安置大將軍甚有地步。使人可思。不似戇者之言。而大將軍聞愈賢黯。請問國家朝廷所疑。蓋亦隱然以社稷臣待黯也。識量如此。青亦自可作宰相。其邊功以外戚掩。其可作相又以邊功掩。故因論黯表出之。黯雖伉直。好面折人過。然皆有一段至誠達于面目。故雖不甚合于主。不甚說于時。亦未有以害之。無其誠而效其戇。未有不殆者也。

酷吏列傳

漢用酷吏務得其力。史遷作酷吏傳。先引老子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二語作骨。數用上以爲能一語。張酷吏之氣。而惟恐不竟其用。至問漢之所得于酷吏者。則曰。奸僞萌起。上下相遁也。事益多。民巧法也。姦吏侵漁也。取爲小治。姦益不勝也。吏民輕犯法。盜賊滋起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也。官事寖以耗廢也。同酷吏之所自得者。則曰封侯之禽也。鼂錯之東市也。郅都之斬也。周陽由之棄市也。張湯之自殺也。義縱之棄市也。王溫舒之五族也。減宣之自殺也。讀未終而爲酷吏與用酷吏者。效應在目。爲之悚然矣。

義縱傳。言其治敢行少縕藉。縕藉二字頗難解。而甚有妙義。傳序云。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數語可想出縕藉二字之意。宇宙元氣。與國家和平之福。隱隱在內。酷吏用而剝落無餘。故郅都傳云。是時畏朴畏罪自重。周陽由傳云。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原始要終。其恨之也深。而罪之也遠矣。

郅都曰公廉。趙禹曰廉倨。張湯之死。家產不過五百金。此酷吏之所以護身而養其膽者也。廉則自信。其氣益堅。而酷益深矣。況才足以濟其惡。功足以掩其罪。名足以分其怨乎。

郅都爲守。都尉步入府。寧成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酷吏臭味如此。作惡事亦須有羽翼。成敢于陵都。都望而知其爲司調矣。不以恩怨恭倨爲意。一片結識精神。人不能到也。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釋。聞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張湯吏事。知之者以爲能。罪之者以爲酷。汲黯獨察其內懷詐以御主心。此大臣識微洞遠一言也。太史公揣摩湯蹤跡作用。誅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不被滑吏瞞過。似爲黯語下一注疏。亦文中老吏也。及三長史告湯陰事。使吏案捕湯及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機警。難乎置對。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彊且黠極矣。湯慣作此狡獪。卒以懷詐面欺誅。快哉。而湯之死始于減宣。成于趙禹之手。宣無論矣。禹其所兄事者也。酷吏死于酷吏。有天道焉。

張湯之父。不如其母。何者。湯之酷萌于磔鼠。父實驕之。湯死。母不肯厚葬。載以牛車。有棺無槨。表湯之廉于身後。天子聞之。盡案誅三長史。可謂善爲其子報讎者矣。義縱之姊。能察縱之無行于未貴之前。湯之母理湯于旣敗之後。識皆不可及也。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所謂一之至也。在惛惛不辨四字。傳出酷吏精神。天生酷吏。造化劫運。與生民殺氣。私于一人之身。豈苟然而已乎。曰重足一迹。曰郡中無聲。寒氣襲人。

大宛之迹見自張騫二語。本末要領既明。下筆自不犯手。然張騫本以應募使大月氏。道更匈奴。爲其所留。亡于大宛。大宛道之入大月氏。又不得月氏要領。乃歸言大宛之利。以自解其使月氏之罪耳。是大宛始不過爲騫所假道。原非出使月氏本題。而騫竟以此作應募結局。將錯就錯。免罪之路。久之用以要功。臣以此愚其君。君亦以之自愚。幾幷通月氏以攻匈奴之指而忘之矣。篇中卻時用匈奴月氏。經緯照映。在有意無意之閒。功罪得失。見于言外。事變既奇。文情亦妙。非作文者心眼之透。又在作事者之先。不能如此下筆。

大月氏方與匈奴爲讎。使月氏。欲與共擊匈奴也。而道又更匈奴中。此時誰肯出身應募者。騫膽智固已絕人矣。從古不敢爲之事。自有一人爲之。騫之遠使。是古今第一人。天授非人力。正武帝詔中所謂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驅之戰。枉其才矣。然因戰失侯。乃有通烏孫一段枝節。絕處逢生。此輩功名之路。其可以一節盡哉。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可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揣摩雄主忘想虛願如見。故鑿空好奇之士。得以其說取之。羈縻牽轉。如環無端。皆從此生。自非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惟一等庸儒之君。不爲人所用耳。

游俠列傳

急人困阨。在庸人易爲感耳。若豪傑人受人拂拭。矜能伐德。反以傷其心。此越石父所以寧在縲絏之中。而不受無禮之贖也。故史遷傳游俠。以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爲要領。

游俠。儒者所不言。子長爲之立傳。津津不容口。必先爲游俠昭雪。其明白不與豪暴同類。正見自家文章推許不苟。此文人自愛其品也。

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數語非獨愛士熱腸。蓋世亂收士。士且不必計其爲吾用。而先不以之資敵。不爲我患。卽爲我用矣。此老成謀國遠慮也。其父絳侯無此特達之識。

衞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此語自聰察。杜千古關說之路。然衞將軍重解之義。爲其言。未可知也。帝此語量衞將軍太淺。故慙不可以復言。就使復爲之言。非惟無益。恐反速解之禍矣。

佞倖列傳

嗜癖。鄧通所以取寵于文帝。鑄錢。則文帝所以寵通也。然景帝之怒。藏于嗜癖而發于鑄錢。竟以餓死。則嗜癖者卽餓死之根也。傅后之殺馮昭儀也。始于當熊。所謂好尙不可爲。而況惡乎。倚伏之閒。豈可定哉。

佞倖至柔媚也。韓嫣爲弓高侯孽孫。自是將種。乃而善騎射習兵。中武帝好兵之主。巧哉。然是弓高之辱。

李延年至爲樂府新聲。郊廟登歌。出嬖倖手。禮樂征伐。小人用之爲謹身媚上之資。則亦何所不至者。

滑稽列傳

傳滑稽從六藝說起。便自滑稽矣。尤妙在六藝以下。不添一語。直接以天道恢恢。豈不大哉。有玩侮一世。傍若無人之意。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明笑經術腐儒之無用也。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二事不相蒙。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稽精神。見于口齒眉宇之閒。只一序一贊自足。不必更看滑稽之人也。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二語。妙在無理。卻有至理。從惟酒無量不及亂悟出。直是涉世觀變。胸中圓妙。借飲酒一事發之。只此可止。不須分疏。而後數段妙情妙事妙文。無意而湊。字字入微。千載而下。使人欲見其人。而觀其出諸口者。

優孟非優也。蓋古之義俠。篤于友者也。其于孫叔敖。不在振其子之貧。而在表其相楚之功。與其廉于身死之後。其歌與羊舌之泣。異事同情。異情同義。然敖本知其賢。屬其子見之。居然曰。吾死友也。豈以優待之哉。知人哉叔敖也。

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其說自衞懿公好鶴、有狄難、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出來。說得悚然。有一陳涉在前。便是亡秦之機。千古偷安君臣。處承平之世。何可不念此語。

日者列傳

日者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往復一段。似史遷未著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畢竟是高識八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卑行之汚。借此發難耳。第二子之意。猶以爲至人身隱于卜。常游于卜筮之外。季主以爲道在于卜。當求于卜筮之中。一閒未達。特爲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難。季主于二子。猶蘇門之于叔夜。管輅之于何鄧也。

貨殖列傳

貨殖之說。昉于子貢。其來歷已不同矣。就中有至理。有妙用。有深心。今讀其文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其本末經權。蓋必有管商之才。而又出之以黃老之學者也。今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曰。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又曰。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又曰。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又曰。此皆誠壹之所致。是何等本領。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以爲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欲用之家。此貨殖傳大意也。而其通篇歸重處。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白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貨殖之人非庸人。故曰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而以卓任諸人

實之。皆一時奇士。體用足以經國。不試于時而小用之。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又以補平準書之所未備耳。其意若謂平準書中一切言利之人。興利之事。究竟于國計無裨。皆所謂最下者。與之爭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教誨整齊之理。俱可于貨殖傳悟而得之。今觀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故曰貨殖者。所以補平準之所未備也。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方有此文。大抵凡事見得深者。看貨殖亦深。見得淺者。看治身治國亦淺。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乃云司馬遷遭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發憤于此。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貨殖傳言。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是矣。而云心誇矜勢能之榮。何也。不知人之慕富而求之。其根皆出此一念。嚴安所謂觀欲天下民情見美則願之。故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者。此之謂也。杜甫詩有云。無貧富不憂。無貴賤不戚。其論本此。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議論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蹈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

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今俗人謂太史公羞貧賤。止知看此一段。不知其看破人情世故。亦自是不可易之理。聊從筆墨游戲中寫出。豈漫然無故爲此發憤之語耶。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閒收取。終得其力。必有一種操縱之妙。亦用衆之才。所謂擇人而任時。此其一端也。從白圭與僮僕同苦樂一語化來。吳起之御兵亦如此。

卓氏舍近處求遠遷。任氏舍金玉窖倉粟。其棄取權略正相同。豪傑膽識。遠出常情之外。然任氏更奇。其道其才。可以治國。鼂錯貴五穀而賤金玉。其學問總不出此。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說得人生廉恥蕩然。無復血性矣。

然從商君變法治秦所致。令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重富賤貧。以爲民勸。法令所驅。習俗因之。久而不知耳。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以武成功。用文持之。經權變化。是聖賢豪傑作用。治國創守不易之道也。

太史公自序

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此句有一部史記在內。遷俯首流涕。覺千載而下。五十餘萬言中。字字聲淚。且一一本之親命。開口便云。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終之曰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書者原委何如。而忍以文字讀之耶。

史懷卷十

漢書一

景帝紀

景帝德量不及文帝。才略不及武帝。然能守文帝之富彊。以待武帝之揮斥者。蓋其天資愿慤。而微近于闇與戇。如保家之子。謹司管鑰。不妄出入。厚藏豫用。卒有內亂外侮。無以應之。七國之反。始既處置不當。招釁有由。及事急不知所出。殺鼂錯以謝之。成何紀綱。事平又殺條侯。始終無一可者。諸詔令質實近古。是又其愿慤謹守之一驗也。

武帝紀

董仲舒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勿使並進。其言有功六經。不知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綰已先仲舒發之矣。今六經之傳數千年。家習戶誦。而人不知。試思秦火之後。諸子之言盈天下。六經殘斷。如神農之前。五穀雜于衆草之中。非神識之人。辨別表章固不易耳。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此武帝元光三年詔也。卽位六年矣。承文景富彊。技癢欲有所爲。而休息已久。臣民

習于無事。發端甚難。此是事匈奴初著。先爲此詔。講明漢過不先之義。爲征伐張本。以有辭于臣民耳。識微之士。當于此遏其萌。而王恢以貪躁之徒承之。兵端一開。爲此輩功名之地。雖欲中止。不可得矣。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雄心。畢露于非常二字。文景用人必求長者之意。至此索然矣。所云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御之一字。甚不易言。殊自占地步。隱然以高帝自處。

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古今承平亂本。不出此語。然處置此輩。自有方略。上之使爲我用。次之不爲我患。不爲患卽爲用矣。謹察二字。恐未盡止亂之義也。

武帝雄才大略。改文景之恭儉而後能爲之者也。班史贊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蓋傲之以必不能也。風刺之妙如此。

昭帝紀

昭帝短祚。政在霍光。其可紀者。在年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以安霍光耳。然聰斷如此。使其享國永年。又安能久堪霍氏之專。而拱已聽之乎。霍氏之禍。恐不能待之于宣帝矣。光愚忠。身在族滅之中而不知。悲夫。然武帝託孤于光。用其愚。非用其智也。愚而後身家之安危不及慮焉。使光而智也。其自處之道。在昭帝時。已早爲之所矣。宣帝安得而族之哉

宣帝紀

宣帝綜核名實。論者病其刻。不知帝刻于馭吏。非刻于馭民也。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模寫俗吏情形。洞見至隱。極平恕之念。極精察之言。不精察。固不能行其平恕也。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至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是何等念頭。此固綜核人眞作用也。

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翺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勿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爲令。符瑞之說。千古驕主諛臣欺蔽命題也。神雀之瑞。以禁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應之。一瑞之興。一仁政一仁言生焉。眞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爲者。如此惟恐其符瑞之不至也。

元帝紀

言有聽之甚美。而其效足以亡國者。如漢元帝之仁柔文雅是也。王氏奪漢。實元帝釀成之。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帝王制世貽謀。特識遠見之言。壹似有隱憂者。豈庸主庸臣所知。讀班固贊所云。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數語爲元帝傳神。乃知宣帝所以致歎于太子。慮其亂我家者。正謂其柔闇耳。不然。諫持刑太深。請用儒生。後世以爲美談。何害于治。乃至作色而繼之以歎乎。晉簡文帝清言玄遠。王導比之懷愍。其意正如此。

元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別節度。窮極幽眇。人主偶有所長。游藝寄情。亦復何妨。定陶王至以銅丸擿鼓中嚴鼓之節。幾用此代太子。人主習尙。上好下甚。遂開曹魏以後人主一派伎倆。或至以此與臣下角勝。交相矜欃。則帝王風量掃地矣。

成帝紀

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于天下。秦焚書以後。有此舉動。故爲奇快。嘗讀史至藝文經籍志。見古今奇書不傳。徒存其目。爲之氣塞。劉歆云。猥以不誦絕之。此奇書不傳之根也。人主求得之而學士棄去之。爲下倍上。罪孰有過此者乎。陽朔二年九月。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此詔甚有關係。可使詞臣不讀書者爲之悚然。

成帝失德。莫大于寵任趙氏王氏二端。故班史贊曰。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然趙氏之禍。止于絕後。王氏之禍。至于亡國。趙氏爲惑溺內寵。其失易見也。王氏乃尊崇舅家。其失難見也。此杜欽谷永之言。所以益易入耳。

刑法志

班氏論刑法。從嗜欲生養說來。甚有原委。世間苦趣。未有不生于可欲者。

大刑用甲兵。兵刑合一之旨。人未拈出。又因此一語。詳古今兵制本末。自黃虞以至漢。言刑而兵制之得

失備焉。言兵而時代之升降備焉。古人爲一事。作一文。豈有別無要領。別無識力。而止以一文了一事者乎。

食貨志

鼂錯論珠玉五穀貴賤之故。循環宛轉。變幻而明透。然後歸重以粟爲賞罰。終貴粟務農之說。節目甚妙。惟其變幻。所以明透。後世輸粟入太學。入穀贖罪。亦以粟爲賞罰之意。而行之既久。以金代之。謂之折色。依然金生而粟死也。豈復貴五穀賤金玉之本指哉。賈誼諫私鑄。謂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因悟私鑄之所以盛者。以官錢工本薄。官錢工本所以薄者。官與吏役市而侵盜之也。使官錢之殺雜與私錢等。則官私已自並行。況又過也。是官不如私也。官錢安得不滯乎。誠能禁官與吏役之侵盜。而官錢之工本厚。使錢之精良者常在官。而殺雜者常在私。官錢行而私錢滯。則私鑄不禁而自止矣。

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農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曰。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

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倉爲萬世利。其說自耿壽昌發之。實倣平準之意。蕭望之引武帝時縣官自漁海魚不出云云。又言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上不聽。漕事果便。則望之之言爲壽昌所詘明矣。不知壽昌之策。斟酌于時勢。以人事之窮通論也。計臣濟急之圖。望之之言。原委于理數。以天道之消息論也。大臣慮遠之心。壽昌規其顯利。望之規其隱憂。行壽昌之法。當存望之之議也。

楚元王傳劉向

劉向好枕中祕書誦讀之。上言黃金可成。未免躁誕。然亦少年聰明。高才好奇之常。卒以經術起家事主。區區一書生與王氏爭。又與擁戴王氏之杜欽谷永張禹輩爭。始終爲漢貴戚中社稷臣。其識其力。固兩次下獄有以鍊之也。

愬譖周堪劉向下獄者。弘恭石顯也。則恭顯之不利于堪向。一愚者知之矣。地震星變。上自感悟。欲以堪向爲諫大夫。又使恭顯得與白皆爲中郎。甚不可解也。庸主當迷惑時。賢奸混殽。用舍倒置。固不足論。惟是感悟後一番舉動。不痛不癢。爲可恨耳。當其迷惑。猶冀其感悟。業已感悟。而所爲止此。則讒邪益無所忌。忠直益無所恃。而進言者始絕望矣。向之言曰。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此元帝胎病所以釀亡漢之禍者。不外于此。中閒蔽而開。開而復蔽。精神面目。周始循環于一疑之中。而不能自出。至夏寒日青無光。恭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抑何其不經也。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

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已可笑矣興險人也反乘間傾堪而上益爲之疑左遷堪等後廟闕災日蝕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下詔爲堪暴白情形業已豁然徵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而顯幹尙書自若也反使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堪竟以瘖死而猛自殺帝之所以復用堪猛者非卽其所以殺之者乎至成帝時王鳳兄弟用事向作洪範五行傳論上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向遂上封事極諫至云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篡漢之事不憚明言之心亦極苦矣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而卒無所發付似有一疑鬼坐其腹掣其手使其席天子之權而不能自用一人自作一事每一感悟每一改悔不使人快而反使人悶且恨焉向事元帝困于恭顯事成帝困于王氏二主世濟其庸以至于亡始終不出一疑字世安知疑之效遂足以亡天下乎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書劉向傳末曰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惜向也其亦幸向之不見漢亡也云爾向之忠無負于漢矣然何救于漢之亡忠臣欲救國之亡豈以此心無負于國而遂已哉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曰陛下爲人子孫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又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妙于立言王莽之篡元后猶握一璽不以授莽向之言已驗而悔無及矣狄梁公之折武曌也曰安有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蓋猶祖此意以奪周而復唐云

劉歆移書責讓太常博士憫惜絕學有一往至誠足以動人出于情辭之外曰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眞古

右文之意。卽章帝詔中所謂扶微學廣異義者也。後世不講此道久矣。所謂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與藝文志所謂碎義逃難。俱說透千古拘儒委曲。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卽後世大臣被論。引咎請告。要君脅下。今古老奸。同一作用。

蒯伍江息夫傳

漢初定天下。洞疑臣下。欲鉤其陰。故重告變之法。賁赫輩以此封侯。武帝雄察之主。承之不改。而一種陰賊小人。如江充者乘之。始以逃死。終以規利。用之趙太子而效。用之貴戚而效。用之公主而效。所謂取必于萬乘以報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氣盛計酬。志高機熟。騎虎難下。操刀必割。無已而用之皇太子。用之皇太子。是亦不可以已乎。曰非也。上以是用充。充非是無以自固于上。用之皇太子。充盡頭一著。已託出無餘。充雖彊黠。恐亦莫能自必。然上猶曰。人臣當如是矣。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以博上此一語哉。獸窮鳥困。不得不出于巫蠱一事。以爲僥倖自出之途。而雄察之主。至以社稷之重。骨肉之親。供其用而不之悔。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然充以其術亂趙。先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趙也。又以其術亂漢。後充死而夷三族者漢也。雖不足盡其辜。天處賊奴亦快哉。

武帝求跅弛之士。小人無才。固不能有以中之。充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以敵爲師四字。較古者受命不受辭之說。更爲精妙。自是權略人語。小人爲惡資本也。

息夫躬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此從來小人脅衆深穽。自作護身之術。俱不出此。王嘉謂躬傾覆。有佞邪

材。躬首詆嘉健而蓄縮。四字人亦不能合說。折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曲盡庸臣途遠日暮悞國情狀。正其有口可畏處。至其歷詆公卿大臣。雖小人先發制人之計。然描寫承平臣子。庸軟媮安情弊。緩急難恃。千古一轍。可爲寒心。而王嘉謂其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始終以爲不可用。眞大臣識微慮遠之言。躬終不能勝正也。

賈誼傳

陳政事疏君父之前。開口便云痛哭。云流涕。云長太息。想見文帝寬容不諱。通達不拘處。逐段數來。隨筆成變。不局局文章家分解之法。其胸中眼中。看往事落落然。歷歷然。開架節目。確成一片。說來有情有理。有機有勢。識力原委。深厚廣遠。其言有驗于目前者。有驗于易世者。故傳末云。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此段結局。與誼之言先後相應。正明其見之確而處之當也。合全文讀之。如削諸侯制匈奴之說。鼂錯輩猶能言之。至其所論紀綱風俗。根本元氣。則大儒之養。大臣之識。其本末來路。與一切才士不同。讀之愈遠愈切。愈切愈遠。惟其心熟意滿。氣盛語透。所以人知其銳。不知其鍊。知其鍊。不知其厚也。

絳灌武人。詆毀賈誼。正謂其文士無用耳。誼卻以繫單于頸一事勝之。恥以文士自了。眞書生習氣也。然其論敬禮大臣。又若爲絳灌地者。能無愧于賈生耶。古人論事。見其大體而不及其私如此。

臣子于國家大事。有人所不能而己獨能之者。苟眞有以自信。亦不嫌于排衆而自任者。何者。國家大事。

與其使不能者敗之。不若使能者了之。蓋用舍之關于己者輕。而成敗之關于國者大。起念在國。不知其在己與在人也。賈誼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又曰。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眞有以自信而不暇于讓也。人或謂其少年輕躁。羌人之叛。上問誰可將者。趙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充國七十老人也。豈亦洛陽少年乎。

袁盎鼂錯傳鼂錯

錯三奏。其一論以夷攻夷。主于應變。其二其三。皆論募民徙塞下。主于持久。則其所恃在募民積粟。而不專在以夷攻夷。明矣。其妙皆在于核。蓋邊情遠而兵事危。一有不核。非惟難行。亦近于欺。手畫口陳。歷歷在目。所謂不敢以疑事嘗試于上。告君之道也。

以蠻夷攻蠻夷。蓋中國原有長技。我爲主而用彼輔之。故曰。帝王之道。出于萬全。此以夷攻夷之本也。若中國之長技已失。在我本無足恃。而一聽于夷。此徼倖之計耳。豈所謂萬全哉。宋以金亡。遼遼亡而宋弱。以元亡金。金亡而宋亡。不修己而恃人之過也。

募民徙塞下。使有事時免于調兵募兵。蓋洞見客兵之害。而思有以代之。其道不出此。然其經畫處分。非可急求而捷取也。徙之之初。既不彊其所不願。而田廬匹配城塹器具之屬。一一爲之所。使先至者如歸安樂而不思故鄉。後者相慕勸往。自爲戰守。而非以德上。期得募徙之實用而後已。其不曰募兵而曰募民者。所以使民漸化而爲兵。非一日之故也。雖以徙爲名。一部屯田全局。藏于其中。其善後未盡事宜。詳

實于第三奏內有節次有情理胸中極透下手自細自妥然每見募徒之民有一試輒効而不堪再用者由事平之後氣驕體惰自民而化爲兵者復自兵而化爲民兵再化爲民則不復可望爲兵而不肖將吏弱者與之偷安賣閒彊者因而朘削之法久而敝初意不復可尋故選置良吏明管子什伍教習之法又所以防其兵化爲民之漸而終募徒之局也

賈鄒枚路傳 鄒陽 路溫舒

觀鄒陽諫吳王當其反謀尚隱出口甚難而危心苦語精誠動人事梁與詭勝迕梁事敗見王先生爲梁周旋事濟而後已蓋持正而忠于所事不負心人也亦文士之有品者矣身處危亂之邦不避其難而又能超然禍福之外其智亦自過人史遷以鄒陽與魯仲連同傳若載此二事猶與其排難解紛亂功成辭賞氣類相合獨取其獄中一書反覺合傳之無謂

路溫舒緩刑疏痛切懇至入骨刺心當武帝嚴酷之終宣帝綜核之始所救不小良由身作獄吏從殺人場中鍊出慈悲至性孟舒輩作獄吏而卒成長者亦此意也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河間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卽今收藏鑑賞家貴舊板書之意也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借二王語互作斷案妙甚然中山王是

一種作藩王眞受用學問。觀其聞樂一對。甚有戒心。安知非感于藩王侵削。自晦于聲色。爲全身寄憤之地乎。明帝永平中。法憲頗峻。北海敬王睦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此卽中山王之意也。陳思王紛紛求自試。正逢忌者之機。煮豆之悲。誠有以自取也。

長沙定王發。卽光武六世祖也。其母唐兒爲程姬侍者。上召程姬。姬有所避。不敢進。因飾唐兒以應。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生子發。中興之符。兆于此矣。然則唐兒發祥之奇。又豈自生一長沙王而止哉。觀江都廣川所爲諸淫暴事。有絕不近人情者。殆是陰陽中一種戾氣。臣民中一段劫運也。

李廣蘇建傳

李陵願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計亦自奇。然其機緣際遇。節節相左。蓋亦有奇數焉。武帝時。自請擊匈奴者。雖一士之微。必加勸助。陵雖云以少擊衆。然中國之師。計自應出萬全。豈有以五千人委虜之理。上曰。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言出而難于自止。對以無所事騎。上漫然壯而許之。不爲之所。使陵違心忍氣。冒死一往。以塞其言。已挫其銳而孤其心。奇數一也。已乃使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上書不進。上不問博德以私悞國逗遛之罪。反疑陵悔不出。而教博德上書。奇數二也。與單于戰。所射殺過當。單于將引還。諸當戶君長止之。管敢降虜。具言陵軍無後救。爲之鄉導。奇數三也。三

者皆可原。獨其畏死降虜。與庸人無異。降虜無論矣。又說蘇武降。是亦不可以已乎。曰。分謗也。說武不降。見其至誠。而後涕泣霑襟曰。嗟乎義士。陵與衞律之罪。上通于天。良心不死矣。

司馬遷違衆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而其語近駭。遷此時只合咎漢救之不至耳。卽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爲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爲國士。爲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恥作文士。喜譚奇功。通輕俠。既無卓識具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人虛名空言而自受實禍。且爲人品累者。

衞律說蘇武降。武罵之且曰。若知我不降。明欲命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此始矣。非惟語壯氣強。亦藏有機權作用在內。律庸人也。不可曉以是非。而可恍以禍福。蓋以一絕大干係。推付與律。乃可以塞其心。而塞其說降之路也。夫機權作用。正武所以自全其節耳。

武在虜中。聞武帝崩。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正以報其南鄉哭臨之誠也。重其禮且遂其志。千古特典。忠臣出氣。魏將于禁爲蜀所虜。吳得而歸之。亦令謁武祖廟。雄主賞罰過衰鉞矣。

武與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甚得大臣體。武精忠爲外夷觀瞻。才一問及。就使保全。所傷亦多。古人不以朋友累人。不然。忠如蘇武。一李陵株連足矣。又待謀反之弘羊哉。

董仲舒傳

仲舒儒者。其告君之言。寬大舂容。不急急于指切一事。以說理爲主。然理明而事情自見。無賈生之激。無鼂錯之峭。而氣運閎深。波瀾紆迴。自是漢人文字。所謂學問道德之氣。鬱鬱芊芊然見于筆墨之閒者也。本言富貴者不宜侵民之利。卻從天人古今發端。其原委起止。已自不同。而以上天之理太古之道結之。看來甚迂。說來甚切。古人言語前後皆留餘地以養之。故其入也深而其傳也遠。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兒寬

廷尉有疑奏。使寬爲奏。奏成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此語從學問中出。武帝不必言。卽張湯亦自不凡。士有一言之善。大臣與天子立知之。才者固快于自見。昏庸者亦安能一日苟容哉。

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兒寬亦是古今第一。知棄取。占便宜。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催科之術。孰有工于寬者乎。

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是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此言爲相如善後耳。若不以獻諛之心出之。移之以論他事。豈非古今謀斷定案哉。

張湯傳 張安世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安世能識亡書三篋。非獨以敏勝。亦以慤勝。以敏識易。以慤識難。非一切書篋腹笥行祕書輩可比也。其輔少主。處盛滿。作用條理之妙。實從學問中出。與霍氏成敗相反者。學不學之效異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此言甚有大體。不惟慎于自處。亦高于處人。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妙全在此。不然。上語爲蔽賢人口實矣。

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霍光悶悶。于此等處見其條理井然。不得不以大臣之識推之。所謂味道有子。李嶠無兒。正如此看出。